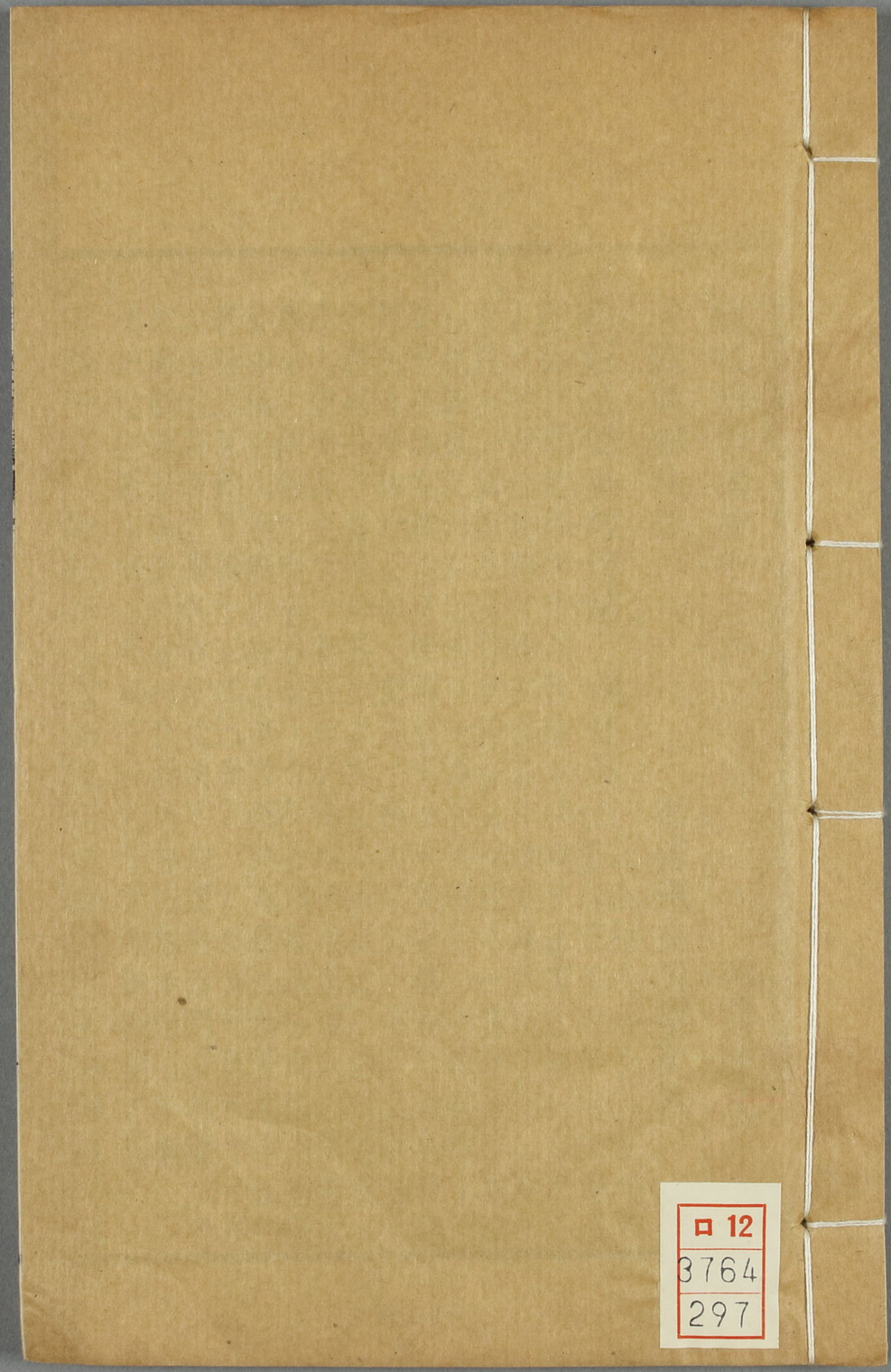




□ 12
3764
297

1212
3564
297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五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穀梁補注五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五

莊公桓公世子同也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卽位閔公

莊公子史記名開世本名啟方母叔姜哀姜之娣也以惠王十六年卽位凡閔之謚古書多作湣案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傳卷數皆與經卷數同公羊穀梁傳卷謂左傳卷數不與經篇數同也何休說公羊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十二公爲十一卷也公羊音義於僖十六年云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穀梁音義於莊十九年云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與閔公同卷唐石經公羊及鄂州本僖公第五其下注曰卷四以至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凡此皆何范本十一卷之證也三家之經各有所受閔不別卷者蓋因文稀簡少附合前篇後易縑素亦遂仍之而何休以爲于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引傳三年稱子云云不可通於穀梁之義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卽位之爲

91-330

正何也據君不繼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補曰君
即位之禮者行其禮而不書見嗣子之不忍葉夢得曰即位
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孔廣森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
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春秋新意

三月夫人孫于齊桓公夫人文姜也補曰何休曰非實孫月者
氏公羊皆同段玉裁曰練祭左右○撰異曰孫本亦作遜後同左
也或將左氏音義孫遜相近孫遁之孫也爾雅子孫猶後也後謂退在後生也此與蒙者蒙
去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孫遜互易者謬　孫之爲言猶孫也孫遁而
之子爲孫郭璞曰孫猶後也後謂退在後生也此與蒙者蒙
也徹者徹也虛虛也已已也相似後來又製遜字爾雅曰遜
遜也孫炎曰遁逃去也易序卦傳曰遜者退也明亦若退在
後生　諱奔也補曰內諱公夫人奔謂之孫公羊亦同諱者經
矣　例因史例也左傳載子鬷對衛出公曰昔成公
孫于陳獻公孫于齊今君再在孫
明臣子之辭如是奔急辭孫緩辭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
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
始以人道錄之補曰接與際同義猶言會也練者十三月
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副小祥也注言以人道
錄之非傳意王念孫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

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
此言仁之其義一也仲尼燕居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篇曰
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又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
閒謂之人兮中庸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
人意相存偶之言表記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謂施以人恩則
人與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曰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
在招丘悕矣何休注曰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
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古書仁與人二字多通用
義通故字亦通也文烝案王說是也二句明所以特書孫齊
義也公羊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賈逵服
虔說左氏曰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
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
於齊本未歸也孔廣森以爲莊公念母將迎而復之乃著之
曰是時固孫于齊也前此孫文無所施文烝案他孫及凡奔
皆去而不反之辭此孫亦獨異不言氏姓貶之也哀姜有殺
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
重之差補曰此氏姓與隱九年異男子有姓有氏姓女子姓
而已姓卽氏氏卽姓僖八年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婦人
以姓爲重且變於君者公也注云云者與左氏賈服說
略同賈服以爲殺子罪輕故孫不去姜氏賈又以說喪至但
去姜之義孔廣森曰夫人姜氏孫于邾是內絕之之辭絕之

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 補曰此下申貶義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制謂限制令者號令下所云以言而在天亦若諄諄然生是也道者天人之際可言有天焉下三年傳曰三合然後生可行之名也自天之人則曰自誠謂之教性始之教終之道在其中矣堯舜性之自誠明也誠者天之道也湯武身之自明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思誠也身善者所性而有也誠言乎自成也道言乎自道也皆大名也若道與德對文則道者若大路也德者得善於身也其綱親親仁也尊賢義也其殺其等禮所生也其目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皆道也所以行之者知也也仁也勇也皆德也言乎心之皆有則曰仁也義也禮也知也言乎心所同然則曰理也義也此夫子子思孟子之精言而傳之所指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其發端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仲舒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諸文語意皆與傳同而陸生似即本傳義但陸以受命之後能順爲道傳言

受則已兼有順義與下以言受命一例天者自始生而然也天命之謂性也受命者終身之所受也率性之謂道也案下傳三合然後生詩大雅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諸生字皆謂始生而左傳論語二生字又爲生存生活之生與始生之生相因爲義可知此傳二句之說矣○性之爲字从心从生是由始生得名故曰生之謂性曰性者生之質曰與生俱生是其訓詁然也經傳性字有二解如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直訓生也父子之道天性則性情之性也左傳民樂其性亦生也協於天地之性性情之性也夫傳言人之於天以道受命而皋陶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逸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尹吉甫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比而觀之性善明矣然而孟子言性善乃爲發前聖所未發者可欲之謂善無惡之謂善孟子以爲人性但有善無有不善且人人所同此性字眞切究竟之義其原出於中庸之言誠而自詩書以來皆引而不發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也論語言性之文唯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其辭最渾而其理最密得其言不得其意未有不以爲善惡混者又未有不以爲三品者非孟子固不能辯之矣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學者多失其旨於是有子賤漆雕開世碩公孫尼之說

有樂記之說有告子四章之說有公都子所稱告子曰及兩或曰之說大率或言靜或言動皆有似乎相近之言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則又似乎上下不移之言今取孟子之書詳考而深繹之人與聖人皆同類而相似卽口目耳鼻四肢之形色其血氣心知之中而仁義禮智具焉斯則謂之爲天性性不可知於情知之情不必專善而以其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所謂故以利爲本者故知其皆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所性皆善雖曰皆善而非堯舜之至誠不可言性之雖非性之而皆可反身以思誠卽皆可以爲堯舜惟不思不求而不能盡其才陷溺焉捨亡焉則其本相近者倍蓰無相遠而至於無算斯夫子所謂下愚爲極相近之名從上知而生此則亦不移相遠之實以下愚爲極相近之名從上知而來至此德有智卽上知之知明性中有知無愚而下愚自由於習故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也趙岐解倍徙無算云非天獨與

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此注是也趙又解湯武反之於身明反非反性之云反之於其性性將大定莊子言反性復初謂管子言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也彼皆道家之學異乎孟子所論也宓子漆雕子世子公孫尼子之書見漢志而王充論衡稱之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因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此卽公都子所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也樂記亦公孫尼所作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其言靜卽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言動卽告子杞柳湍水食色及以生訓性之說亦卽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也至於仁義禮智信五性爲五行物象之說好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氣之說又有喜怒哀樂六情生於六氣之說此情之說與夫性爲陽氣情爲陰氣有仁陰氣有欲之說此又有性不發爲陰情形外爲陽之說性其情情其性之說此等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人言凡有血氣莫不知愛其親亦曰兒類亦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之危此善訟言人義人利又言人患言道心之微兼言人心之危此等言情言心亦於孟子無妨詩書所稱不虞天性俾爾彌爾性並不主於論性其曰節性者則以好惡喜怒哀樂之無節於內者言之而不害其爲本自有節也孟子又言忍性亦節

性之意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學者亦務究性善大旨而已
荀卿後出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惡一篇與孟子
爲難而以性與僞對則亦明知性之爲誠漢儒言天地生人
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
安處善樂循理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保定
人甚固其餘言五性者甚衆而後來輒古文書者言恆性說
文之訓則直曰性善者也其實於孟子之言終未能篤信而
發明之故董仲舒著書言性未可謂善其後楊雄荀悅及王
充本性唐韓子性原皇甫湜之論杜牧之辯皆不宗孟子者
也李翺宗孟而始爲滅情復性之說性不可言復且離情無
以求性矣朱周子善談名理而程子因以有理與氣之說張
子亦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朱子皆取以說孟子夫天
生萬物莫不有性故水性下山性生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
犬性守牛性順馬性健而人性則善善謂之仁義禮智仁義
禮智之心有所同然者謂之理義今曰性即理也不及在我
在物之別則語未足矣人有性而情以見之才以充之形色
以載之或謂之血氣心知之性各便文以爲言或謂之天性
今必兼論性與氣而分論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則辭又費矣
且諸大儒之發明性善與論語三言終不合一則後人安得
無疑哉周子以來皆引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先道次善而後及性與中庸孟子所指各
殊其言道即論語之天道大戴禮本命言分於道謂之命者

也今不復繁文焉

於人也以言受命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補曰言謂教令也生民之初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帝王之教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是故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三綱之道本諸性而垂諸教者也以道受命以言受命其實一也言或有不若於道者天絕當受者若傳論曹世子則亦以道爲斷也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若順補曰爾雅文也惠士奇曰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案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亦謂魯當絕之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補曰臣公意錄母之變存以人恩宜大所以受命於天人者不可不貶夫人此君子所以示義蓋舊有姜氏文而削之君子亦史臣也子則亦容時君或言臣得連言子耳自人之於天也以下董仲舒繁露亦有其文董未必用穀梁蓋古書成文也未一句當非成文或董所本無矣葉夢得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教者施之後世曰夫人矣不可容於魯故不書氏行之其人夫人之罪不可謂之奔故言孫法者

夏單伯逆王姬 ○撰異曰逆左氏作迓左以經諸單伯皆爲天子之大夫案傳有魯大夫費庚父亦稱費伯與

單伯相似又史記魯邑有單父明單伯實魯大夫矣孔廣森曰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案此卽張洽俞皐說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單姓也伯字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補曰注言歲貢士者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射義言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故范云爾但據鄭君注以歲獻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以貢士爲三歲而貢士則范非也何休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注與伏生書大傳同射義注悉依爲說范言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亦非也大夫稱名氏者皆其君所命君不命則名而不氏此乃傳之明文范說不亦謬乎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君疑記文誤脫以爲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單伯後不卒何休無說當與柔溺皆同

其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卹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不可受也

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補曰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注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袁麻接弁冕亦是義不可君今依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趙汸集傳乙正王引之曰注以魯桓釋君親釋卹傳文誤倒未考宋元人所見本也音義曰弒又作殺注同案殺字是今注未誤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文曰館客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略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

築禮也

補曰於禮宜築館也築臺築囿亦同但無虞之事爲異苟不爲其築于外則史不記而經無文成十八年傳所謂築不志也何休曰繕故曰新有所增益也外城外也補曰文曰築壽也于外非禮也於禮不當築館

城之爲禮何也

補曰據諸侯宮非一宜不須改築館

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

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補曰朝者治朝之外門卽雉門也自公門出者必自雉門出也雉門曰公門言必自公門出所以起下二句注末二句宜刪去

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

爲之築館矣補曰公羊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何休曰公子女公子也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文烝案館者制斷也傳意似當築廟下寢上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補曰俞樾曰當作爲變之正爲字變之字誤倒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補曰謂非可於廟中接婚姻也

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親迎時有桓之喪補曰喪服經曰斬衰裳齊衰者父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男子衰服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與裳殊此言衰則該裳矣麻謂首要經也斬疏齊大小功布五服皆曰衰其經皆麻言衰麻猶言衰絰此以配衰而足其文非指衰之布爲麻也弁冕皆親迎之服大夫以上服冕此兼言弁亦以足句又弁是大名故疏曰弁冕者連言之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故傳亦通言之也趙匡曰言築之爲宜不若辟之爲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孫復亦云築之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補曰齊侯與魯不可相爲禮不復讐則怨不釋卽四年傳之義也疏曰舊解齊侯親逆不至京師文王親逆不至于治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不至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爲造舟爲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姒家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曰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錫命錄故明之共錫命相連恐日月爲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弑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比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無再貶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不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之葬誠失禮矣孰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不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補曰此依杜預以榮爲氏文五年注以榮爲采地文元年叔服注云未受采邑故不稱氏氏卽采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叔亦得爲中大夫也書序有榮伯雨雅曰錫賜也九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范謂以功德爲多少與何異也韓詩外傳春秋緯禮緯皆言九錫書大

傳則言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是三錫也但春秋錫命及左傳諸所載似皆未可援三錫九錫爲說惟齊桓晉文錫命爲侯伯略相近焉王不稱天范駁何休甚善然非舊史有詳略也春秋書錫命三桓書王文書天王成書天子其義一也其義一而或稱王或稱天子者成八年傳云見一稱也但傳惟以見一稱釋天子而不釋王者天子終春秋祇一見而王則本配諡之稱其爲見一稱易明無待釋也夫同此錫命一事而其文三變焉所以得爲見一稱耳至於榮叔歸含召伯會葬皆在文公逆祀後則是傳所謂文無天者因魯起義非關王身而先儒亦莫能悟深可喟矣大氏王不稱天決無貶王之義春秋言王言天王言天子言王后言公言夫人皆稱名以書天王成書天子其義一也其義一而或稱王或稱天子者成八年傳云見一稱也但傳惟以見一稱釋天子而不釋王者天子終春秋祇一見而王則本配諡之稱其爲見一稱易明無待釋也夫同此錫命一事而其文三變焉所以得爲見一稱耳至於榮叔歸含召伯會葬皆在文公逆祀後則是傳所謂文無天者因魯起義非關王身而先儒亦莫能悟深可喟矣大氏王不稱天決無貶王之義春秋言王言天王言天子言王后言公言夫人皆稱名以書之最尊者雖有貶時不貶於其尊稱之名也此事蒙上月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賞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補曰鄭君注曰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生服之死行之禮也補曰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曰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孔廣森引觀禮諸公奉篋服加命孔廣森引觀禮諸公奉篋服加命

書于其土大史逆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補曰周禮大史賜謚無追錫追錫命之禮何休曰禮生有善行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疏曰書錫命者三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言之文燕案杜預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王姬歸于齊補曰齊侯來逆而姬歸也何休曰內女歸例月爲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爲之中者歸之也傳者彼爲媒此爲主也讀同彼傳丁溶曰中當作主疏云彼王姬非魯主昏此爲主昏又二年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亦當爲主齊師遷紀邾鄫鄫邾鄫補曰爾雅曰遷徙也蒼頡篇曰徙移也○撰異曰紀下或有于字傳所明記而先儒失之今以夏小正傳例推知之紀國也邾鄫鄫國也此國以三或曰遷紀于邾鄫鄫國也言爲名之也其不地宿不復見矣齊師遷也辭也鄫鄫十年宋人遷宿傳曰遷公去其國者紀侯賢不與齊師之也紀故變文以見義邾鄫邾之君無紀侯之賢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遷紀于邾鄫鄫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

書地當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之說甯所未詳補曰案傳有誤字當云邾鄫鄫邑也或後人妄改之紀之爲國前已屢見傳先言紀國也者以起下邾鄫之爲紀邑也四年紀侯始去國此時安得遷紀國都豈有國遷而君猶在國者乎公羊以爲外取邑以爲自是始滅杜預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又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應劭說卽此邾也不曰齊師伐紀取邾鄫鄫者實是遷徙其民且遷是亾辭欲以著亾紀之漸也邑得言遷又繫紀皆變文也傳言紀是國都之大名邾鄫鄫乃其三邑明與他例不同也又稱或說者謂經文異本多一于字猶夏小正傳說初歲祭未云或曰祭非也說鹿從云或曰人從皆記別家經之異與此正同矣此有于字者謂遷紀都之民於其三邑文異則義異也諸稱或曰其一曰者文同而義異也皆示傳疑兼存之師說如是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名字仲父補曰杜預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案慶父謚曰共仲也慶父所弒乃莊之子故不如翬豫貶且翬弒別無見文慶父自見文慶父弒當文自見**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補曰據凡言伐國侵國者皆其四竟之內不必迫近國都雖伐於餘丘當言伐邾李廉曰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欲以起問者察事情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補曰既貴且重乃敵一邑病也明特變國言邑以顯新義

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補曰大夫之事皆公命**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邾君在此邑故不繼于邾使若國補曰疏曰一曰之說亦解稱伐之意言爲君在重之使若國然故邑亦稱伐文丞案此亦解變國言邑之意注未了

秋七月齊王姬卒補曰何休曰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恩實輕於內女**爲之主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補曰此亦讀爲之主者絕句我爲之主者則書卒以卒之經仍史之舊也主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傳纂例及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注引禮記檀弓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補曰月者爲下卒亦當不月○撰異曰禚公羊作榯玉篇禾部引作稓**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文姜初如莒不月則此日

何休以爲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也此通說諸婦人踰竟事婦人之事非婦人事也此會或在竟內或在竟外君大夫之事亦非婦人事飲食宴樂其說本經亦通說下二會及聲姜二會幷包杞伯姬饗甚矣饗在四年補曰饗者兩君之別故非正尤甚也此指說四年事

乙酉宋公馮卒補曰疏曰馮是穆公長子與情彌親尤亂男女之別故非正尤甚也此指說四年事夷既弒則馮當正故書日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徐邈曰傳例曰往月危往也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魯與同其理危也補曰徐意危往之例亦通於大夫徐是也傳言會仇讐解溺直稱名之義徐以危往又別取一義○撰異曰師各本誤作侯今依唐石經改正溺者何也公子溺也補曰左氏公羊皆所未聞其不稱公子何也據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當云據凡公子無不氏者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補曰貶溺亦所以譏公也溺後不卒者何休以爲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文烝案溺卒在莊世容有其理要亦其卒時實無恩禮史所不書公子彄之子哀伯達其卒在莊世不書亦其比也桓莊五十年中自末年公子牙外無卒大夫者翬卒當是君子所削其餘如柔溺單伯達之類當皆

是二君不加恩禮而史不錄卒也牙之卒左傳稱立叔孫氏則明其有恩禮

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補曰重發傳者五月而葬非緩非速而有故傳未有明文也

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補曰此引舊傳文公羊又同而注猶疑之又引改卜牛亦不倫矣前者桓王之葬不書下所謂天子志崩不書也今此改葬故特志之疏妄引志葬也猶乎王之葬亦不書依左傳葬有闕則改葬鄭君喪服記注感精符以申范非也

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必失尸柩者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補曰重發傳者五月而葬非緩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舉下緬上從緦皆舉下緬也

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桓王當服緦也猶晦震夷伯之廟因明天子諸侯之制不謂夷伯非魯之大夫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夫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以緦也補曰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喪服記曰改葬緦韓子說喪服及此傳曰此皆謂子之於父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補曰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母妻爲夫如子其他皆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緬猶遠也遠故其服輕也韓從江說以范爲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韓從江說以范爲

非案鄭君喪服記注服緦者臣也子也妻也韓說是也喪服

傳說緦之制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江云易服而葬者疏引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君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又喪服記注曰緦三月而除之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

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補曰卻者說文玉篇云節卻也廣韻云節也退也此卻尸蓋取退義謂卻退其下柩之期尸卽是柩對文則異散則通也左傳曰緩從張大亨據之遂以七年閒嘗書王命駭未葬不稱使之說緩也是同或說傳姑載之本不可

何必爲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

補曰不志葬謂平桓惠定靈五王非魯不會葬之例取義於必其時明其不疑於不葬也文選注引劉兆注曰舉盡也其義文九年作桓王亦是也志葬者月甚則日日志葬謂襄匡簡景四王此改曰時公羊亦同獨五王不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

補曰曰者目經意也不志崩謂莊僖頃三王也周有赴告於魯爲近地則千里屬則文昭理必赴崩史不失志今經不志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踰旬甚言其速耳以平王簡王靈王非魯史不志崩則日日志葬謂襄匡簡景四王此改曰

明史本無近而不赴是失天下君子將使人考其事知其義也注言不踰旬甚言其速耳以平王簡王之崩觀之當言不踰二旬方苞本程子語爲說曰抑於此見經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焉天王之崩雖易世以後可考而知而魯史所無者不敢益也其文則史而義卽於是乎取焉此其較著者也文系案

自天子志崩以下總論周諸王崩葬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徐邈曰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然則傳所謂天益名其冲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補曰陰謂母陽謂父注似未了其解天字則是也人之生受形於母得氣於父稟靈於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邵子曰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體氣神卽陰陽天歟

注萬物二句老子文　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

補曰凡爲母之子也不言父之子者省句以便文從可知　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

王者尊故稱天子衆人卑故稱母子補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

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鄭君曰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案此段與傳義相表裏夫禰也祖也大祖也始祖也祭祀之鬼神吾心之鬼神也故祭祀之天吾之天也吾之天者三合是也此爲道之本教之至說文曰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偁天子是乃漢儒聖人無父之妄說不足據也董仲舒繁露亦有獨陰以下數語蓋是古書成文彼無獨天句中二句作父之子也可卑似是而非當由轉寫妄改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補曰史記正義引逸周書謚法仁義所往曰王謂身有仁義爲衆所歸往也王往同聲爲訓呂氏春秋曰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適亦往也自獨陰以下又論稱天子稱王之義推此知天王者合二稱爲稱也何休解天王義以爲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劉敞孔廣森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皆非傳意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季紀侯弟也○撰異曰鄑左氏本又作攜鄑紀之邑

也入于齊者以鄑事齊也雍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鄑事齊庶冏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也以鄑事齊者左傳云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杜預以爲以邑入齊爲附庸是也此通解以鄑入于齊五字義舉經句不出以鄑二字者省文也傳但言以鄑事齊其文簡略而左氏賈逵說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讐書以譏之賈明於穀梁此數語必穀梁家義也書以者從邾庶其衛孫林父等文之例庶其之等傳多云以者不以者也明此亦同義舉後可以包前也黑肱以濫來奔內不言叛明以邑出奔他國者皆當舉叛爲重故孫林父以戚出奔晉但書叛不書出奔是其例也此之以鄑入于齊亦是叛而出奔不舉叛爲重者或當以凡出奔不重於叛故以叛爲重而此之入于齊爲附庸事不止於出奔又重於叛故不言出奔而言入不得以叛爲重也左氏劉歆賈逵說以爲紀季以鄑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鄑此說非也紀季稱字者從許叔蔡季之例傳言許叔之貴者蔡季蔡之貴者明此亦以貴舉可知也不言紀侯之弟某者啖趙以爲兄無惡傳解衛侯之兄輒云目衛侯衛侯累也則啖趙是也傳與左傳皆無賢紀季之義惟公羊以稱字爲賢之杜預遂據以改左氏舊注范雍因以注穀梁後儒相沿爲說誤矣公羊言賢其服罪服罪之說從齊襄復讐而起本不可通於穀梁左氏且公羊但以稱字爲賢未嘗謂其非叛故何休注猶以叛爲言杜范等并失公羊本意惟孫復杜諤言其惡黃仲炎言其爲自全之計家鉉翁謂貶而非褒程端學以爲季有罪不可以訓蓋有合穀梁左氏之舊

義入者內弗受也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補曰注非也此又言書入之義與凡入同例也齊受叛人之邑非義所當受故爲不可受之辭言齊不可受則紀季之罪益著雖不言叛叛可知也疏曰此齊不

冬公次于郎補曰何休曰次例時○撰異曰郎左氏作滑王夫之曰宜以郎爲正次止也補曰何休曰凡師者兵舍止之名左傳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畏齊補曰不能救是畏也公羊同次成諱恥此直文者蓋刺其畏讐不致者蓋舊史無之竟內兵不告廟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凡會書月著時事有危雖於公發例亦無所不關祝丘魯地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訓食者渾言之饗大於食與燕如左傳鄧侯享楚文王亦享也齊侯享魯定公之類是也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撰異曰饗本又作享左氏作享案左傳中凡饗禮食禮之饗皆用祭享享獻字於六書爲假借猶曲禮月令禮器等篇假饗食字爲祭享享也歆享享國與祭獻義相因毛詩儀禮今文尚書等用饗者亦當爲假借二字相亂故記之

饗甚矣補曰覆說上傳專謂夫人也饗齊侯謂春秋之文言饗以饗之言饗又所以病齊侯病其爲鄰國夫人加以甚非正之事也女失既甚男惡安辭淫妹之事隱然可見故病之也文姜與齊襄淫亂於饗於諸會於如齊師皆有焉春秋例書如齊師亦與他書如不殊惟此書會但與會下之屬一例書饗雖亦記事之直文而狐之緩緩魚之遺遺殆不可掩夫而君相饗從無書者而獨書夫人饗其爲甚且病不已明乎獨書夫人饗其爲甚且病不已明乎獨書者內女卒例日伯姬失國略補曰注首句杜預語不日者三十年紀未亡亡論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

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履緰所逆之故月也補曰注首句杜預語不日者三十年傳以爲爲紀亡略之時紀未亡論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

卒而卽亡猶未葬當以亡論夫人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補曰外夫人通言諸外夫人也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之變卒之也禮諸侯絕旁期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已同則爲之變者既服其喪則與常日異禮故言適大夫者不書卒補曰變者變與宣八年傳變字同義注言適大夫不卒此發已嫁女書卒通例注言變不服之例非傳之變字也疏謂莒慶齊高固並逆叔姬無卒文是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傳例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鄭伯者突也孫覺胡安國高

閎陳傅良胡安程公說張
洽趙鵬飛呂大圭皆云

紀侯大去其國補曰去違也離也言其亦
辭也補曰葉夢得曰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
其國曰大去其國文烝案烝案左氏襄十四年傳記晉伐秦
事曰乃命大還汪克寬引爲證幷引婦人大
歸此滅而奔也謂之大去有奔事無奔文　言民之從者四
年而後畢也補曰謂元年既失郱鄑郕而三邑之民猶有從
者至此乃合國都之民幷其餘邑民皆從君避
難而去故曰四年而後畢明　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
以紀侯得民不欲言奔也　紀侯大去其國
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
道之弱若進止在己非齊所得滅也何休曰春秋楚世子商
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
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
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弒其父太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
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
遷紀三年紀季以鄑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
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
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補曰疏曰言

春秋有因事見義者不得不舍此以滅人爲罪也若晉人執
虞公梁亾之類是也文烝案前文足起齊滅既如鄭言下文
又明稱齊侯則此文本當言齊
言滅也又去者奔之異文若言齊侯滅紀亦無嫌不明故可不
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則紀
矣故春秋不罪紀侯者以其賢隱
於不言滅也經之改舊稱傳之
言齊師遷紀不連郱鄑郕亦不
傳之說經密鄭君
亦不知彼傳誤字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補曰上既不言齊侯滅紀又不出齊
哀公命臯曰見齊侯之滅紀也　齊人故稱齊侯葬以著之異於陳
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君子惡似而非者　外夫人不書
葬此其書葬何也　補曰疏曰此外夫人卽謂吾女吾女爲外
夫人及內女爲外夫人者惟當　書卒不合稱葬文烝案諸外
必志葬至君子並削之則其多會葬史於內女志卒亦　吾女
其存而不削者別有義矣　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曰隱痛也
彼傳是總發伯姬叔姬卒葬四　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亾也補
則直論伯姬書葬之義以包叔　二語本後三十年葬叔姬傳文但
叔姬之失國猶隱宋共姬之卒　葬四文之義就日不日言之此傳
紀之亾不日卒而日葬義由紀　包叔姬與彼傳義各別也隱伯姬
起不專在二姬之身自不可　之卒災皆於其書葬見之至於閔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郜齊地補曰非也卽取諸宋者○撰異曰郜左氏作禚齊人者齊侯也補曰公親出與狩明是齊君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內無貶公之道補曰卑之猶言貶之貶齊侯正以貶公何爲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補曰讐則善矣既不能復則怨不可釋苟見齊侯則殺之故必無相見之理刺釋怨也補曰刺其釋怨相見故爲卑公之文也公羊釋齊人之文曰諱與讐狩曰於讐者將壹讒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讒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公羊之言明經以卑刺爲義也若不以卑刺爲義則當不言公而直言及齊侯今言公及齊人則明以諱見譏諱而傳不言者言卑刺則諱可知文而卑刺者其義故但言諱則諱可知也不致者蓋亦舊史無之凡狩不告廟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補曰孔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師而曰如眾也可補曰此爲凡書如師如會者發例注末二句可刪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師與國異也孔廣森曰戎事不邇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文丞案如齊師之爲非禮當與會同論皆不若饗之甚謝湜等說未是

秋郳黎來來朝○撰異曰郳公羊作倪段玉裁曰公羊蓋作兒五兮反十五年可證黎左氏作犂郳國也黎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黎來名也補曰未爵命於周附庸國重發傳者前稱字此稱名前是盟此是朝嫌有異也注本左氏公羊也左傳亦曰未王命杜預曰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朔補曰公與共伐致來王人之救足見以人公也補曰人之猶言貶之卑之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立朔也齊宋君親來不言陳侯蔡侯者省文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

補曰案上經言公及齊人刺釋怨而卑之卑其相見而諱若不相見也卑之之義卽寓於諱使同上諱不沒公直言及齊侯此諱亦不沒公直言會齊侯其諱亦正相等但上經卑公專以釋怨相見起義卑之卽是諱之此經人公則不專是齊齊卽非讐亦當人公不專爲諱也春秋包含萬理而其義之重且急者乃經之本旨陳傅良趙汸說此伐衞及後圍鄟以爲公與仇人接春秋終其論固是而此經本義猶未得也圍鄟則不專爲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衞徐邈曰諸侯不奉王命朔遂得於義善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危補曰疏曰日月之例見危者惟施於內今施之於外者范荅薄氏云王者安危天下所繫故亦與內同也文烝案何休曰救例時此經例也史例皆月○撰異曰三月各本誤作二月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張洽集注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改正左氏作正月

釋例稱名貴之也何休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衞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衞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補曰案何休注意突仍是名與廢疾異史記自序曰春秋褒周室諸有尊貴文者皆褒也陸淳曰天子無上無王美可見也孫覺曰春秋之義天王無貶非無惡以褒非無善也其善者衆不可以一善褒也天王無貶焉有惡也天王之位非爲惡者居之雖有惡不加貶焉故善天王之救衞而書子突之字貶王師之敗績而以自敗爲文蓋曰天王無褒又其善不可掩也則褒其臣天王無貶又其惡不可諱也則書王師之自敗所以推尊而責備之也

善救衞也補曰疏曰計王者有伐無救而云善者朔叛逆王命天子廢之立其嗣子而遣師往救有存諸侯之功故曰善不可以大平之法格之文烝案疏說固通但據周禮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則大平亦有救法書救卽爲善與上稱名貴之各一義雜喻義曰春秋筆法空處最奇隱之蔑不地不葬知有亂者桓之薨前書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知有淫者衞朔之入書王人救衞知有天子所立之公子黔牟

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補曰此句通謂凡救凡救皆善非善則沒其救文如襄十一年秦人伐晉以救鄭彼時晉伐鄭爲近正秦救鄭無善春秋不言救故言救者必善卽知伐者之非正矣朔妄國得其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據九年伐齊納糾言納補曰問上經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補曰公羊曰砠王也與此同入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君入逼例故重舉之若其本未有國劉敞曰不與復何用入者方欲絕之若其本未有國劉敞曰不與復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補曰何休曰絕者國當絕徐彥曰絕有二種一是絕滅其國一是絕去其身朔之名惡也補曰與出同義朔入逆則出順矣補曰疏曰順者比之入國為順仍是惡也一解此當文自相比入為逆則出當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補曰公羊解出名曰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解入名曰絕曷為絕之犯命也秋公至自伐衛補曰上冬伐此秋至歷四時之久甚於伐楚之屬不月者此在不致之例致之已足見危不須月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據襄九年本傳顯戾當云云不致無用見者此之謂與襄九年本傳顯戾當云云據侵朱及伐邾取須句之屬皆不致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補曰不致則知其為惡事矣而云不致無用見者此之謂公與王人戰也戰在伐後不致則見伐不見戰

張自超所云似王人來救而諸侯之師已散衛朔自入于衛是也故下有分惡殺惡文而先以此文見惡之成乃是特變常例轉存史文也僖二十六年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亦得兼有危義而見惡之意為多故言見惡也董仲舒曰春秋視入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若此類不言則不見是之謂大明葉夢得讀此傳非也螟補曰自此後無書螟者高閌曰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螟之為災較螽為輕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

冬齊人來歸衛寶補曰何休曰寶者玉物之凡名說文曰寶珍也○撰異曰左氏作衛俘誤左傳亦曰寶孔穎達曰案說文保從人案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文烝案說文字从爪子古文作采从采采亦聲古文保保亦聲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補曰注全失之首猶主也下齊齊為我下也言惡言惡戰即上之惡事經無戰文故言戰以明之也時齊率諸侯與王人戰其敗王師惡不可道衛侯以為有功出寶賂齊齊又讓魯魯齊所以讓魯者公羊稱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明魯尤多戰功故讓

魯也衛賂齊而齊讓魯是受賂者魯也鄑大鼎之賂以取爲文濟西田之賂以齊取爲文取者受賂之辭今不言取衛寶于齊與取鄑大鼎于宋一例而以齊人來歸爲文則是以齊爲主但言齊讓賂不言我受賂而齊之惡戰彰故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齊人來歸衛寶與齊侯來獻戎捷同文則是經之立文又使若齊自爲我下而來我并不爲讓賂來而我之惡戰隱故又曰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使之此傳之旨若不以取鼎獻捷兩文觀之則不得其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補曰疏曰防是魯地故重發傳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 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夜中星隕如雨六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昔本或作宵左氏公羊作夜公羊一本無恒星者經星也 經常也謂常列宿補曰公羊曰列星也疏曰周四月夏二月常列宿者南方七宿也孔穎達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文烝案四方二十八宿稱經星故木火金水土五星稱緯星合之爲九星也又古書星辰連文者皆以緯星爲星經星爲辰謂之辰者以二十八舍日月所會也周禮大宗伯注疏有此說 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補曰此以夕訓昔也廣雅曰昔夜也王念孫疏證曰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爲夜莊子音義昔夜也案昔之言夕也夕時亦謂之昔故夕昔古通用詩樂酒今夕楚辭注引作今昔是也周禮腊人注腊之言夕也依說文昔腊本一字不見者可以見也 補曰大戴禮夏小正傳說參昏則伏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左傳曰夜明也

夜中星隕如雨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命中道而落補曰爾雅曰隕落也隕也夏小正傳曰隕落也注解如雨非也下論之引鄭君者駁五經異義文見開元占經也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艮絕矣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趙汸曰公羊稱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史舊文漢志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不及地尺而復即未至地滅也古今星變固有如此者其所隕者星之光魄故雖多而不見在也星既隕而復雨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

地之形戴溪謂積氣消散所致蓋比他異尤重許翰所謂王運終而霸統起矣○撰異曰隕公羊作霣後同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星既隕而雨必晦暝安知夜中乎補曰春秋之文言如與言而異如雨之雨與不雨之雨異左傳言與雨偕劉歆杜預讀如爲而讀雨如今上聲字范依之皆非也劉敞固言夜雨不足記矣傳舉經下句以釋上句而先設問辭杜謂引集義得之中者不須臾故下言其幾而發句如此穀梁子太史公文章之工柳宗元有得焉往往在發句處更端處

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明實錄也補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幾微也星既隕而雨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非億度而知補曰著焉爾唐石經初刻作實著焉爾注第二句當刪

何用見其中也補曰謂史何所據

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隕之時檢錄漏刻以知夜中補曰時如公羊至乎日若時之時一日夜有十二時史記麻書謂之十二節曲禮曰信時日孔穎達亦謂四時及十二時也時者期也時加子曰夜中亦曰夜半依素問天官書吳越春秋及左傳昭五年杜預注寅曰平旦卯曰日出辰曰食時巳曰晡時酉曰日入戌曰黃昏亥曰人定子曰夜半丑曰雞鳴范意謂史檢漏刻而錄之案周制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見

周禮及毛詩傳周禮注曰以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又說漢法曰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孔穎達曰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補曰我者我魯又君子自我也知見也隕者見其爲星而已莫明

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言我見從上來接於下然後可言雨星今唯見在下故曰隕星補曰此亦設問辭注非也隕與雨皆自上下下之稱疑隕卽是雨矣何以言隕又言如雨文意與則是放命則是大利皆同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補曰此解如雨也在物言著在人言見傳互文錯言之著上見下謂上至下乃見疏引徐邈以著上故言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之如雨觀乎公羊則傳義益明矣夫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者舊史之紀實也君子據其文改之曰星隕如雨春秋之正名也雨雪雨雹時刻不絕雨螽上下皆舉首卽見衆目昭然雨星則異是故不直言雨而謂之隕如雨也言雨則必先言雨

而後言其物言隕則其文各隨所施星隕與隕霜異蕭楚謂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於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也星隕又與隕石異傳解隕石云隕而後石左氏說爲隕星杜預謂隕石者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之星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不見在地之驗也若然則隕者主於下之辭也先言星後言隕又有主於上之辭焉其言如雨宜也言星不言石又有不及地之辭焉不須更言不及地而復也舊史之意經悉該之惟尺者約計之辭非由實定故置而不論○公羊之不修春秋王充解爲魯史記是也案雨從地上而下亦可通於著上見下之說但讀雨爲其解如雨謂雨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賈而復故曰如則未是也案雨從地上而下亦可通於著上見下之說但讀雨爲上聲殊非傳意而以從地起者之復於地明從天隕者之復於天紆曲實甚矣至啖助以爲奔流者衆如雨之多引詩雨無正序語案隕與流異如雨自足見多若讀雨上聲而喻多詩辭有之非史筆也詩書禮易其文體辭例與春秋各異詩有韻諸經傳古書亦往往有韻春秋無韻他書文春秋質也

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無麥苗補曰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賊侮父兄則稼穡不成麥苗同時也麥與黍同時死補曰魯於周禮周書當青州兗州之地青州穀宜稻麥兗州穀宜四種四種者黍稷稻麥也黍稷稻皆稱苗何休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何說是也此言麥苗謂二穀或二穀以上苗猶可復種是年不收者惟麥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謂之饑故冬無饑文凡諸水旱螟螽之等苟其害不至無二穀則但書水旱螟螽而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補曰疏曰再發傳者穀是齊邑也文烝案文姜三會皆具發傳明後洮陽穀卞之屬皆同義可知故不復發也文姜之孫齊不言姜氏既取義於臣子大受命會禘以下皆言姜氏但以非正非禮取義者前之辭嚴後之辭婉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言人則無善耳我國人猶以爲君之兄猶以爲國小君也此夫子之語顏淵所謂親屬之言也春秋因事因時而抑揚輕重其文游夏不能贊一辭即文姜孫會諸文可見而穀梁之合經亦見矣○焦袁熹曰夫人饗齊侯如齊師及諸會齊侯先儒謂皆以國事出也夫魯既不能討齊齊復何憚於魯而六七年間二國之交日益親密四鄰既從齊令亦無一旅之師涉魯竟者皆夫人之爲之也夫人既沒謚之曰文婦人無武事言文則美備非有非常之才智何以得此聲乎文烝案金履祥已有此說深合事情世衰道微邪說紛起故魯桓齊襄皆獲美謚而桓妻別作謚焉然猶爲之肆大眚者以其淫而害夫公議不可違耳

肩注坿列

第三葉十六行揩从手即攪

第四葉二行淮南子亦云四字王引之說

五說皆即是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第四葉二行淮南子亦云四字王引之說

雄所謂善惡混也韓子所謂中品也十三行爲非字十六行子說樂記說告子

作原性者誤聖人十七行善談名理四字鄭君解

言復禮不言復性潘與嗣墓誌銘十九行樂記天

理亦云理猶性也必如朱子云在廿一行張程朱言性皆周

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方得分明廿一行子太極之學也太

極之學實從易大傳三句來第八葉十七行鹿從二字依孔氏說

平湖何錫驊
江山劉毓家校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穀梁補注六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六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補曰注用左氏賈逵注賈用穀梁家說也此次蓋公不在故言師不言公非諱也陳蔡稱人者略之爲眾辭也以者內爲志之文與恒二年同書者善之別於他之有畏者也次陘非畏自明故不假加文別之月者爲下治兵日次止也補曰傳者此有俟文嫌異也俟待也補曰爾雅曰俟待也明非畏

甲午治兵補曰不地者于郎也承上次可知左傳曰治兵于廟非也日者時史善而志之又日之經仍之也○撰異曰治公羊作祠鄭君駁五經異義曰公羊字誤案謂聲之誤也事爾雅曰尚威武也孫炎曰幼賤在前貴勇力之謂也孫炎曰尊老在前復常法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敵人入曰振旅習戰也振整也旅眾也補曰爾雅曰反尊卑腂出治其

不至補曰陳蔡不至則治兵有效又云兵事以嚴終者言君子之取義如此也兵將出而治兵猶三年因田而大閱亦國之常禮史以此治兵陳蔡不至最有功效故特志之而經因以事嚴見義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劉晝謂之五德故曰善陳者不戰補曰善猶好也陳謂軍陳行列此之謂也補曰此嚴以終事之謂

爲國者不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江熙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爲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江熙曰上兵伐謀何乃至陳善師者不陳

死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辟實攻虛則不死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北背散亡者也江熙曰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補曰江熙說愚有取焉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列子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李軌法言注曰仁者之壽穆子稱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死而不朽也夫生死者吉凶之極也釋名曰吉實也凶空也然則死而不亡者以其空而猶實也論聖賢之心則有若無實若虛論鬼神之德則無如有虛如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尋老氏死而不亡之說實合儒術至言浴神不死則取義元遠求之過深由以道受命之說而過求之謂之無明由善死不亡之說而過求之謂之不死謂之無生皆聖賢所弗論也此五句承上廣言

之皆古書成文漢書刑法志稱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蓋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也湯武陳師誓衆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也齊桓南服彊楚北伐山戎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也楚昭王國滅出亡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也疏引舊說曰善爲國者不師謂古明王時導德齊禮不起軍師而四海賓服則黃帝堯舜是也善師者不陳若齊桓伐楚不設行陳而服罪也善陳者不戰即此魯能嚴整終事而陳蔡不至也善戰者不死若文王伐崇因壘而崇自服也善死者不亡若伯舉之戰吳雖入楚父老致死還復楚國也文烝案此皆各以意言其解亡字又並爲亡國也鈔本北堂書鈔引逸周書大武曰武有七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陳善陳不戰善戰不鬬善鬬不敗鹽鐵論曰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文各有異周書政即征字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補曰降義在三十年傳○撰異成者盛也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曰兩郕字公羊並作成其傳曰成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

是用師之過也故使若齊師加威明實齊師加威也左傳稱郰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盍齊不與魯共謀獨自以威力降郰魯爲齊弱郰又同姓不欲直言齊師降郰故婉其文使若郰自欲降于齊侯得與吾爲禮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注未盡其旨公羊以爲諱滅同姓變盛言成又辟不言降吾師非也劉敞曰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改白爲黑曰己爲人皆非聖人之文也文烝案鄆爲紀邑降郎爲取郰則國也若已滅不得但書降郰已爾雅曰還復返也二字訓同辭異以利故辨別之正說郎朱子說最爲明確餘如和同驕泰之

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補曰還以事未畢之辭是也事未畢者據其至於國其辭曰復吕大圭云反其故所之辭是也事未畢者據其至於國之辭是也襄十九年傳曰還者事未畢也加二字則意尤明矣凡訓詁相同字如還復獲得及暨弗不而乃爾孫炎刺殺之類春秋別白其辭無所假借蓋訓詁之法同類相通制作之文正名爲正文字亦自有理也又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王引之據左傳文十八年注哀十六年注離騷注周密也親也合也又據說文大司馬注吳語注比密也合也以爲周比同訓而周以義比

旨聞達政事之義聖有恆言孰非春秋之教矣逐逃也郰已降而以未畢爲文者益辟注既失未畢之義言滅又誤也逐者退也逃避也齊襄強暴魯畏之不敢伐其師故退避而去傳言此不言復言還爲至而未至之辭者以其退避不欲盡其辭與晉士匄略同也左傳上圍郰實公自將陳傳良以爲莊之會齊皆譏故不言公文烝案齊侯或不在而會是公此言師還者當依趙汸以爲公至自圍郰之變文也文十三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公亦言還故言還不嫌非公也傳不說諱公言師者以師之還春秋無一書今特書之明公在矣惟以還義未明故發傳以明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補曰下年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補曰公孫無知弒君罪重嫌義異故重發以明與祝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月與不月地與不地之異故重發之劉敞疑無知非大夫不得解以大夫例王念孫曰大夫二字衍文涉上下文而衍也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呂大圭曰踰年而不以成君書之正其爲賊也正其爲賊者明以

賊討之也不正其爲賊者明不以賊討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暨魯地○撰異曰暨左氏作蕝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暨公不及大夫

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補曰此及下二句又不可稱字故直書大夫而公羊以爲諱與大夫盟使若眾然劉敞曰諱則沒公足矣文烝以爲人者眾辭使若眾當稱人矣

公不及大夫

則當以氏名見今不名者亦以齊無君故也無君不稱齊人也大夫不名無君也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又不稱人也

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

也變盟立小白補曰不日又不月者蓋以齊無君異之

當齊無君制在公矣補曰制義制命之制

當可納而不納補曰貫達服虔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此彀梁家相承說也故惡內也補曰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爲齊弱及足時而急納焉庶幾猶可雪恥計不出此而盟以要齊事既失恥辱彌甚故不日以惡之也上言不日其盟渝此又

言惡內者觀其不日則知齊之渝盟觀其渝盟則知此盟惡內在齊固無信而所惡在內也不致者會大夫也

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蒙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此說是也凡納皆爲篡辭孔廣森以爲納不皆爲篡納例皆時孔說亦近是范言許叔蔡季之等許叔蓋本無出事此等或書或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公子亦不必皆卿也又有宋萬爲卑者○撰異曰左氏舊有二本或作納糾或作納子糾唐定本始以有子字爲正徐彥陸德明所見左氏亦有子字徐彥當是晉宋以後唐以前人或疑爲北齊人也沈文何據傳鮑叔來言子糾親也謂齊人

大夫故不書其奔鄭忽既受命嗣位是以書其出然則重非嫡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略故許叔蔡季小白重耳通亦不書出補曰納上言伐者案下有小白入則公不能納糾自明晉納捷菑言弗克納又無伐事公羊非也此實是伐故言伐傳曰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謂高偃趙鞅之屬皆以帥師當伐文君將則不得言帥師故此言伐也公羊以不稱公子糾爲君前臣名范以不稱子糾爲挈辭言挈辭是也孔穎達文十四年正義謂不言齊糾者蒙伐齊文與挈辭說異未可用也不言納糾于齊者孔氏以爲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此說是也凡納皆爲篡辭孔廣森以爲納不皆爲篡納例皆時孔說亦近是范言許叔蔡季之等許叔蓋本無出事此等或書或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公子亦不必皆卿也又有宋萬爲卑者○撰異曰左氏舊有二本或作納糾或作納子糾唐定本始以有子字爲正徐彥陸德明所見左氏亦有子字徐彥當是晉宋以後唐以前人或疑爲北齊人也沈文何據傳鮑叔來言子糾親也謂齊人

稱子糾非也此傳便文耳猶迹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何休曰三年齊故敗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讐一敗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爾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讐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讐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補曰此范之誤傳釋經不誤也齊變者謂是時齊人已歸迎小白郎上傳渝盟是也當可納而不納以致齊變變而後伐取敗之道故下文直書敗績不復爲諱又所以惡內也上惡內謂盟不書日微見惡意此惡內謂戰不諱敗明著惡文皆惡其當可納而不納以然者魯所讐齊襄也襄已殺死何讐與復讐義不相涉所以伐之有子糾小白據左傳管子史記本僖之子襄之弟郎以爲讐子而讐子亦不爲讐罰不及嗣怒不可遷是時而猶言復讐之妄論非君子意也鄭說未爲詳備而委曲推究大概得之范氏讐無時而可通之言猶襲用公羊復百世之讐之例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亾子糾奔魯小白奔莒補曰以惡即以惡曰入補曰以惡內弗受之也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補曰糾與小白皆僖公庶子而糾爲長襄公子小白無嗣子立庶弟宜立長者故齊人迎糾不讓公子糾先入補曰齊變而後魯納糾時小白已入左傳糾始行卽書小白入齊亦云自莒先入也孔穎達申杜曰伐齊納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上也補曰僖十七年傳曰以不于齊惡之也補曰僖十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羊語宜多誤矣若然魯與齊已不可以讐言而後文如齊親迎夫人姜氏入又爲不可者夫人所以崇宗廟妃匹之愛謂之親膚故讐人之女子子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程子曰春秋窮理之要也張子曰非理明義精始未可學今於穀梁此年兩傳取黃澤之意而暢之庶不謬於義理

齊小白入于齊補曰不月者疏以爲與公伐齊同時既伐例不月亦不月文烝案傳云先入入不後於伐也故以伐爲主何休曰移惡于魯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以惡曰入內弗受之例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亾子糾奔魯小白奔莒補曰本左傳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補曰糾與小白皆僖公庶子而糾爲長襄公子小白無嗣子立庶弟宜立長者故齊人迎糾不讓公子糾先入補曰齊變而後魯納糾時小白已入左傳糾始行卽書小白入齊亦云自莒先入也孔穎達申杜曰伐齊納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上也補曰僖十七年傳曰以不于齊惡之也補曰僖十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諸公子爭立國亂故危之補曰魯師雖
之失德削史文者賊
已討以討賊爲重
在齊猶有人會其葬故史書之不以襄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
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齊地補曰杜預
也案左氏公羊戰者公也此無諱文不言公者承上伐齊可
知孫覺趙鵬飛程端學趙汸得之劉知幾謂尚書務於寡事
春秋貴於省文趙匡謂春秋省辭以從簡孫氏亦謂春秋之
法文從簡易文烝以爲聘禮記言辭多則史論語言文勝質
則史君子修春秋變乎史矣客言及者由內及之不直言師
敗績者文承齊師故言我以相別與我人邾同皆
屬文之宜也不致者此著惡內文雖納正亦惡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補曰此本公
其宜爲君文烝案齊稱羊也何休曰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
辭例不地亦略之不日者實未成君　外不言取補曰不以
也宣元年昭二十五年傳皆曰內不言取其意一也不言取者經例因史例也　言取病內也取易辭
也補曰凡取皆易辭傳因以明通例左氏公羊例皆同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猶言

自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言魯不能救護也補曰是彼之子
糾直從內取而殺之若取物然此所以爲病內公羊謂脅我
使我殺之左傳以爲鮑叔帥師來言是也此非韓穿來言之
比故不得書矣劉敞曰內私人之國而奪焉外敗人之師而
脅焉是取其子糾戮之而已矣葉夢得曰此子路子貢所謂
桓公殺公子糾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衛人殺祝吁齊
人殺無知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齊取子糾十室之邑
殺之楚誘蔡侯般殺之是也　沈子嘉歸殺之蔡以沈子
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補曰藏隱死罪或云以千乘
之魯而不能存子糾猶內外傳言逃死　以公爲病矣補曰七句又
冬浚洙補曰杜預釋例曰洙水出魯
國東北西南入泗不如小邑　以公爲病矣申病內意
傳浚深也爾雅作濬說文作
睿濬謂鑿深通之爲阻固　浚洙者深洙也補曰公羊
在魯北齊
所由來　訓同毛詩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
戰以詐相襲補曰疑戰猶公羊言詐戰不剋日而
疑詐同意何休曰詐卒也齊人語蓋誤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勝內謂勝在內補曰言敗則亦戰也詐戰非戰而謂之敗者勝在內舉其勝者言之非是成敗之也凡敗師不日者皆非成敗之雖發例於內其餘亦無所不通不致者凡敗某師之屬皆不致克敵而反無危故也

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補曰舊史侵皆月君子略之乃深其怨於齊

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補曰惡之而謹月卽舊說以爲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公侵之若此則何惡也公往月危往之例疏曰與宿盟經無其事爲宿侵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文烝案不致者惡事也

三月宋人遷宿補曰月者例也遷者遷之者皆同例惟許爲變例疏曰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遷紀不月者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案疏論許遷是也論遷紀非也紀不入諸遷例前辨之遷亾辭也爲人則無復國家故曰亾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補曰公羊引子沈子曰蓋因而臣之杜預以爲強遷之而取其地也案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書傳略同公羊亦作盖三苗丸山作盤三苗舉陶峘謂何遷乎有苗作將蒲姑葉夢得引此舜與成王二遷以爲遷者但徙其地孔傳言滅奄而徙之者誤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亦存其君長而徙之但諸侯所不得爲故見譏焉又謂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有滅無遷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直遷先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其地宿不復見也國亾不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殺其君滅其宗廟社稷就而有之不遷其民補曰葉夢得曰以遷人爲罪義不在地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故復見復見故地遷者較遷之者爲愈也傳總明遷有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故復見復見故地遷者較遷之者爲愈也傳總明遷有二例疏曰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例故不發之遷陽不發從此省文也遷有二種傳文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互文也補曰未失王起例此是亾辭之始邢是復國之初許獨自不月故三發之也范略例云凡遷有十亾凡遷三遷紀遷宿遷陽是也好遷七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蔡遷州來許遷葉夷白羽容城是也遷紀非也諸遷外如衛遷于楚丘以文烝案范例及疏并言遷紀不與專封不書杞遷于緣陵又遷于淳于以其皆言城略而不書邾遷于繹晉遷于新田楚遷于都事皆無危史本不書補曰月者內異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補曰月者爲下敗宋次止也畏我也傳者嫌外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補曰孔廣森曰左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此詐戰不日之證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補曰疑戰一師嫌有異也　傳者二師次而敗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莘蔡地補曰獻武蔡哀侯也不書日與雞甫異者疑戰也○撰異曰武本亦作舞左氏公羊作舞案周禮射有興武馬融云與舞同楚以國言詩商頌謂之荊楚　荊者楚也補曰荊以州言何爲謂之荊狄之也補曰狄之故不欲言其國名略以州舉此傳與後十四年傳互相備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補曰公羊僖四年傳亦言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漢書賈捐之謂其動爲國家雖自古而患之今考殷之中興武丁伐荊楚周之中興宣王征荊蠻並是後至先叛之事以二代同有此患故言必也陳奐曰楚當夷厲之際其國漸大侵犯中國故宣王中興既命方叔南征又徙封申伯於謝邑以禦南方其事皆在初年至宣王之末當楚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啟辟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幽王亢廢荊叛不至漸漸之石是以爲刺平王東遷楚

患尤甚申甫與許並勞屯戍魯桓之世楚已稱王漢陽諸姬鑑食殆盡矣○李光地曰學者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采其國史而作春秋誤也如果夫子參采晉乘楚檮杌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晉獻以前翦并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章夫子何用隱之而沒其本乎荊於是始書始通也秦晉以暨晚出之吳越凡其入經之先後皆然也推此例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啟辟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幽王亢廢荊叛不至漸漸之石是以爲刺平王東遷楚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有沿故而遺其以聞見覈所因故事又有革舊而審且信也文烝案左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又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此自是史氏相承確鑿有據之言杜預以爲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益近之矣穀梁雖無明文而近不失崩一條正周有赴告之證卽公羊亦云卒赴而葬不告觀於崩卒則他事亦可推也啖助乃謂公羊穀梁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左氏舊解皆言從告二者之說俱不得中此其所見卓絕以論左氏則可以論公羊穀梁則未可學者治穀梁當以李氏此條爲定　蔡侯何以名也據僖十五年秦僖三十二年徐邈注獲晉侯不名

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補曰公羊與此同何休曰獲得也戰不死未能奔亡乃見俘獲而爲敵所得文烝案戰既無勇敗又何氏又曰獻舞不言獲晉侯可絕之道故名以起之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

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敗晉師補曰經例夷狄敗中國言敗復言戰不直言敗與中國相敗者同文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補曰若不猶外敗內之直言戰也中國不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蔡侯及荆戰于莘而後言蔡師敗績蔡侯既能戰何以見獲乎夫蔡侯所與戰者夷狄也非晉與秦比也蔡侯君也非齊國書比也言敗雖見衆力之盡言戰實彰君職之虧是其恥彌深於文不可也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補曰釋解也解釋之者爲中國殺恥上二句反言此正言以歸猶愈乎執也爲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補曰重發傳者獲諸侯與王臣異也執即獲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曰其名失國也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名惡也然則出奔書名有二義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他皆放此補曰爾雅曰滅盡也又曰絕也何休曰取其國曰滅注解不言出杜預用公羊文也莫夢得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周公而後可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交相滅之道也鄭玉曰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齊桓殺糾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

不義矣月者何休以爲惡不死位文燕案月自爲滅兼施於奔說見昭三十年滅不日例在後十三年傳舊史滅皆具月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譚說文邑部作鄲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鄫鄫魯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補曰重發傳者敗菅前有伐宋文嫌此與異也其曰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伯禽之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古者戰必結日結日者得正故日之以成其敗之道故曰成也補曰敗師之事公羊謂之偏戰者也此爲內言敗師者發例亦通於外惟殺爲變例宋萬之獲也補曰獲宋萬不書者卑者不之役志又內不言獲左傳在乘丘

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補曰不書者經例因史例也王者之後也補曰魯史爲殷之後記災而經仍之也孔子亦殷人則襄九年傳云故宋是也於彼論之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外災與內異也

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補曰此猶外相如以過我書公羊同何休曰明當有送迎之禮左傳謂齊侯來逆共姬非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紀邑也紀季所用入于齊者紀國既滅故歸酅補曰何休曰月者恩錄之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齊滅紀不言滅而言大去者義有所見爾則國滅也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且非大歸也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閤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補曰傳曰歸者歸其所也紀國既滅而酅爲齊附庸猶立五廟是得其所家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文烝案喜而言歸者經順魯而喜之也言歸不嫌若嫁者上繫紀前有以酅文也注來歸三句本杜預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捷宋閔公○異曰捷公羊作接徐彥公羊疏曰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是也案今穀梁不作接爾雅曰接捷也二字通用宋萬宋之卑者也補曰南宮萬非命大夫卑者以國氏例皆爲卑者也不目言者稱人不可不目言者直以國氏其實一也前發稱人之例與內之直書其事者並言而曹莒諸小國無大夫者雖大夫亦稱人足知其亦是卑之即楚之先亦足兼見也此發以國氏之例乃與內之不氏相當而曹莒諸小國雖大夫亦以國氏知亦卑之即楚及吳皆足兼見也惟公子公孫弒君鄫子公孫弒君鼻國其以國氏則爲嫌文不入此例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補曰仇牧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不畏彊禦也疏曰復發傳者孔父先君死發傳以明閑此則後君死故又發傳文烝案孔父爲司馬仇牧不知何官要以從晉荀息之例則不從四殺大夫不稱名姓之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人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補曰文烝案左氏載續經三年事外大夫奔者八而哀十四年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十五年夏五月齊高無

丕出奔北燕十六年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四者皆月則知舊史外大夫奔多以月爲例君子悉改從時例而閒以仍舊文存月者爲變例也據左傳萬亦卒見討不書殺萬者或史本無之或經欲別於失嫌之文既不書殺故亦不書葬或者葬在殺萬前雖書殺萬亦不追書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撰異曰齊人

左氏公羊作齊侯是齊侯宋公也補曰齊桓初行伯事足明親來宋亦大國禦說新立明亦身在會陳蔡邾君蓋亦親至傳不言者略之左傳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孔穎達以爲新君位未定齊爲會以安定之孔說是也

其曰人何也始疑之補曰疑齊也疑者謂春秋之文也下傳曰信齊侯也二十七年傳曰信之也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補曰非受王命之信之皆謂春秋之文此即十六年傳所謂外疑之也蓋即古所謂二伯其在內曰王官伯在外則曰侯伯也伯者長也蓋國策先生王升曰先君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大伯立爲大伯者謂二十七年賜齊侯命既曰大伯明是以二伯準之即知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亦不異也讀伯長言之曰霸白虎通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其釋霸是也其曰方伯蓋非也案王制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此曲禮所謂牧左傳所謂侯牧周禮八命作牧是也又有二伯分天下爲左右此曲禮左傳所謂伯左傳又稱侯伯王官伯周禮九命作伯是也公羊每言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似以方伯爲侯伯詩韓奕因以其伯毛傳謂韓侯受命爲侯伯又似以侯伯爲方伯楚辭天問言伯昌號哀東鞭侯命既曰大伯明是以二伯準之即知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作牧亦似以牧爲二伯之伯名稱通借所未審矣詩旄丘序云責衛伯其下文明言方伯而鄭箋乃謂周之制使伯佐牧以爲方伯者州牧也牧之下又有州伯二人佐之則衛宣公爲之也下泉有郇伯序所謂思明王賢伯故傳謂二伯而箋亦爲州伯如鄭所云更滋殽亂

將以事授之者也

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補曰注非也此謂春秋將以伯事授桓也此年將以伯事授之二十七年遂以諸侯授之此言授伯事彼言授諸侯其意一也齊桓晉文春秋所重故繁露言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而孟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之志也楊子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闕盛哀焉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崔寔政論曰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楊崔所論最合經旨足與曾子子石孟子之語相爲發明者也孟子他日又言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謂

之小補此則論語小管仲之意乃義理之極至述作之指歸而不害其爲與桓文也蘇洵作春秋論謂夫子託周公之國以假天子之權蓋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行桓文之事斯言盡之矣若夫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荀卿董仲舒亦言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孟子又言不爲管仲言以齊王猶反手言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與夫司馬遷列傳劉向新序言管仲能霸不能王故孔子小之凡此亞聖之權辭後儒之推說也夫桓文之事備載於經論語稱之不必無道而羞稱也管仲尊周室豈宜以齊王夫子小其德非以霸小之至孟子則其時有異故夫子爲東周謂行周於魯孟子王齊梁則謂代周而王而論管仲亦異也大戴禮孔子三朝記言周昌霸諸侯以佐紂以文王爲西伯故謂之霸猶共工氏之霸九州但其繼世遂王天下而德又與五霸異以位則霸以德則王猶後儒論漢與唐以位則王以德則霸此非王霸正解也文丞昔年十四時先君子誨以孟子各條之義謹述遺意因而詳之俾眾說共貫焉○攝之謂春秋貴王賤霸亦可也尊王而亦與霸者以位言之王霸也故孫復李覯司馬光既以霸爲伯則謂王霸無二道也貴王賤霸者以德言之王霸也故孟子荀卿董仲舒皆以爲霸劣於王而漢孝宣言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也曰可矣乎未乎邵曰疑齊桓雖亦受

命之伯諸侯推之便可以爲伯乎未也補曰者曰經意也此注較下十六年注爲勝彼注解此文謂諸侯之意此注謂春秋之文此注是也春秋於此文以爲可以事授之乎未可以事授之乎是之謂疑舉人眾之辭也稱人言非王命眾授之以事補曰注言眾授非也其首句亦不了上言稱人爲疑又釋疑意而稱人所以得爲疑者其理未顯故復言稱人者眾辭齊侯從眾辭則隱其爲伯之迹宋陳蔡鄭之君從眾辭則不爲從伯之文故得爲疑也左氏公羊之經皆言齊侯一字之譌而精義泯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曰徵國也補曰發例以包譚也國語曰軍譚遂而不有其君者公羊曰國滅君死之正也何休謂舉滅國爲重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地**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劌之盟經傳無文蓋有信者也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譬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補曰范意以公羊要劫之說爲可據而非爲請所侵汶陽田要劫也案荀子稱桓公劫于魯莊此要劫之證戰國策屢言曹沫劫桓公而魯連

燕太子丹皆言反地此又因請田要劫之證　桓盟雖內與不公羊葢得之劇或作沫者王當云聲之誤

日信也　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補曰此發桓盟之例以申上句意與公羊同

謹日所以明信大信則不假謹之二幽洛姑貫首戴宮毋洮牡丘八盟皆書月此及召陵但書時者此有要劫之事召陵楚來受盟故略而異之要同以不日爲義不致者離會也又桓會皆不致明安之例在後二十七年傳○五經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之義不過五世許愼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從周禮說文烝案公羊分別國家以爲國可家不可故許氏但就國君之事亦不合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補曰程子曰將卑師少曰某人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之周禮說與國君之事亦不合

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蘧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胡安國曰葢齊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李廉據國語管子書管仲制齊萬人爲軍凡三軍有士三萬人之師此三說得之文烝以爲兵數既少其用之又恆少耳自陽處父以前師少稱人雖尊卿爲將亦不別

夏單伯會伐宋　補曰陸淳曰左氏謂單伯是周大夫若然何得會鄄之時不列序而言單伯會齊侯乎孫復劉敞亦云伐事已成單伯乃至補曰會事之成謂諸侯伐宋之事已成而單伯乃會之也因經會下不再出齊人陳人特釋之明與隱四年伐鄭異故

秋七月荊入蔡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　補曰何休曰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文烝案周禮職方九州曰揚荊豫青雍幽冀幷疏曰廉信云楚子貪淫僞息嬀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非也此與十年傳同耳　州有以國舉者　國不如名言楚不如荊不如國言荊不如吳荊改稱楚後未本爵僭稱王者州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狄等爲種號則又異矣微國本未爵者名之字之邾儀父邾黎來蕭叔介葛盧是也著實錄也若寰內諸侯書字則以不嫌而同辭矣州劣於國國之荊徐吳於越是也黜淫名也若戎於國字優於名州國一類名字一類傳言國不如名者便文連言之謂四夷不如微國耳公羊於國上增氏與人於字上增子學者因謂春秋以七等進退諸侯其

說多不可通宜
葉夢得駁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撰異曰宋公衛
行本補正鄄左復同會也為欲推桓
氏公羊一作甄諸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
寮一疑之外從北杏可以見義故自
此無疑文內始會非公故疑文在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為欲推桓
為伯故復會於此補曰左傳曰齊始霸也疏曰重發傳者
諸侯至此方信齊桓故更發之文丞案當云方伯齊桓

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補曰疏曰重
涯恐異故 發之者此非
發傳同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
小為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
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班序以下則
下年夏伐鄭下注也杜無夷狄在下句宜刪四字○撰異曰
鄆公羊
作兒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補曰杜預曰
宋主兵也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伯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幽宋地補曰杜預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
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閒而為三
○撰異曰板本公羊會上衍公字唐石經亦無公董仲舒繁
露曰幽之會莊公不往下十九年何注曰先是鄄幽之會公
比不至徐彥疏曰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不至矣陸淳纂
例所據公羊已誤左氏無曹伯段玉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
此等陸氏音義所不著著者案纂例載之同者有同也同尊
周也補曰疏曰同尊周者諸侯推桓為伯使翼戴天子即是
尊周之事文丞案疏未得旨周自東遷以來此時最為

微弱考諸史記前十二年莊王崩明年僖王崩而春秋皆不志明雖以魯之近周而赴告不及故傳謂之失天下言其微弱之甚也左傳此一經後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詩無衣序云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云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吏史記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幷晉地而有之夫以曲沃之三世爲逆卒滅宗國王法之所必誅而敢於以賂請命遂如其欲則周之陵夷不振爲何如哉齊桓勃興始與諸侯共會盟以尊周春秋深與之因加言同以顯其事下文邾進書子實由齊桓爲之請命其與曲沃之請命順逆相反亦尊周之一端矣迨乎僖崩惠立子頹爲亂虢鄭胥命緩定王家左傳備記其事周人不告春秋不書也桓力未及君子不責也惠之十年再盟于幽復申前約於是又以同盟書自後則存亡國恤荆夷而會王世子焉公以明王禁焉諸侯翕然歸齊皆獎王室不疑其無此意不須特異其文矣語云名生於不足是之謂乎

不言公盟言公補曰據柯外內寮一疑之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讐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閻官爲寮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遂伯齊侯補曰疏曰舊解謂會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之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推尋范注必不得爾范意外內寮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一者同一也文孫案爲外不得言內傳言外內寮者外謂宋陳蔡邾內謂魯其於齊皆寮也春秋之文外則一疑之傳以內之一疑解經不言公因蒙北杏幷言之明外內之文相準也柯爲離會無所謂疑與此異也外內諸侯之疑齊與否內與一見之正同至於當時外齊之有舊讐皆無須論范於北杏傳此傳皆誤解

邾子克卒補曰卽儀父其曰子進之也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經因其進而進之杜預曰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以爲諸侯賈服說親故雖小國皆以名錄觀王命案邾卒無不名者邾近魯情最名者明史以其疏遠而略觀於邾而寤男薛伯杞子秦伯之不庸新進略之不葬者或魯不會或亦是史略之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其附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撰異曰詹公羊作瞻下同人者衆辭也補曰實以衆辭稱人以人執與之明此非貶是齊侯之辭也與令得執補曰衆辭者與之之辭與其執有罪也昭八年

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與此同意鄭詹鄭之卑者補曰皆發明諸以眾辭隔人之例文互相備疏曰重發傳者嫌有罪去氏者外大夫身有罪例不去氏祭仲之類是也宛所以去氏者爲貶鄭伯也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以其逃來志之也補曰但當志逃來何并志執將有其末不得不錄主爲逃來則何志焉補曰本謂執鄭詹鄭之佞人也補曰說文逃來志其本也末謂逃來補曰本謂執鄭詹鄭之佞人也補曰說文曰佞巧謂高材也國語注曰僞善爲佞爾雅王佞也公羊謂詹爲甚佞猶書言孔壬矣但謂微者言執書甚佞也直以佞故志執與傳意小異

夏齊人殲于遂補曰劉貺論汲冢竹書紀年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後人案春秋經傳而爲之文烝案劉謂此經是新意蓋得之其說棄師則非也竹書紀年亦其疏也○撰殲者盡也補曰盡殺也爾雅同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補曰言遂人盡齊人者以遂主其事有遂之辭也言齊人盡于遂者以齊主其事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事而遂文自在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成故若遂之存存遂柰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補曰成守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補曰因氏遂大夫此謂杜預曰遂之疆宗此謂狎敵也狎猶輕也補曰傳因齊事論其理劉敞孫覺譏之非也許翰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遂齊人殲于遂其民不歸也力不贍也胡安國曰包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足爲強而不義之戒

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齊稱人以執是執有罪也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補曰此爲凡書逃者發例其言來則從接公之例蓋齊惡詹佞而執之公說而受之歟公既受之故卑者得志矣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夫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公羊義可通也來奔先言來此後言來者葉夢得曰奔以適我爲志逃以舍彼爲志也歸入言自者有奉之辭承執辭逃則不嫌有奉

冬多麋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補曰易傳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此以爲溺愛淫女也劉向以

爲屬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葢牝獸之淫者也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左氏劉歆說以爲毛蟲之孽爲災杜預曰麋多則害五穀故以災書案春秋諸記異如域斐雨雹之類左傳皆謂之災也疏曰眚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補曰與正朔晦日有食之同例

日既朔皆異文足明其爲夜食其實夜食亦朔也周以夜半爲朔夜半後爲雞鳴爲平旦爲日出下言朝日朝朔明是日出後見而知之史因書於策也日出以前通爲夜故曰夜食

曰王者朝日　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補曰疏曰魯事而輒言王者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注引王制者乃禮記玉藻文文丞案東門之外者東郊也冕冕者每月朔朝日之服其正月則異大戴禮四代孔子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孔廣森以爲盛服者衮冕國語所謂大采朝日東堂者明堂東門之堂迎日東郊反而禮日東堂也依書傳略說在夏正之朔卽此三月矣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補曰朝朔者北面朝受天子所班朔政謂以每月朔受之於禰廟經書覲朔是也朝日明日尊也朝朔明天子長也疏曰朝日朝朔禮異皆早旦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箋廢疾云夜食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文丞案徐張非但與范異乃於傳外自爲說范引鄭言屬前月晦是謂在夜半以前則日出安得尚有虧傷之處吳萊又以後世事況之曰世之人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闇猶故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安得不曰夜食乎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亦是夜食吳氏於事類頗近亦非傳意也唯漢書五行志說此曰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日食而出出而解較所謂虧傷未復語意尤明食斯則事核而義得矣

夏公追戎于濟西　補曰何休曰以兵據追齊師言侵西鄙狄侵我言侵西鄙以公之追例時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補曰邇猶近也不使戎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不使

戎得逼近於我故若入竟望風退走補曰言追
伐可知矣所追爲戎追者爲公故略文以示義于濟西者大
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言戎遠來至濟西必大有徒衆
非也濟西猶言河陽不限於地名故爲大濟西大公猶河陽
大天子也大公者華戎之辭大天子者君臣之辭傳言何大
焉爲公之追之者既以公追爲文必言濟西以大之公自追
戎而但錄其地名如追齊師至嵩云者以爲不可也不言伐
某鄙不言地名不言至言于皆
以戎故也不致者竟內兵也
秋有蜚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蜚補曰不識
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
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其甚者至死
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亾之象也時莊將取齊之淫女故
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簒弒之禍莊不寤遂取
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一有一亾
○撰異曰蜚本亦作蜮陸淳纂例曰三傳皆然一有一亾
曰有補曰疏後一說一有一亾者謂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
不常也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文丞案一猶
或也王制祿一犆一祫爾雅泉一見一否夏小正傳一則在
本一則在末義皆爲或也傳言一有一亾者四亾皆不作無
疑經字無冰之等非其舊矣徐彥曰蜚短狐也
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蜚射人者也蜚短狐也
人補曰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蜚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
人多淫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蜚短狐一
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
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左傳及詩正義與此疏同毛
傳說文皆曰短狐也說文又曰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音義
曰本草謂之射工左傳音義同詩音義曰俗呼之水弩陸璣
前一說徐彥引草木志同後一說范所用服虔說左傳亦同
以爲偏身瀆瀆或或故爲災也五行志狐作弧左傳音義曰
弧又
作狐

冬十月

眉注坿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六終

第十四葉十四行吏字依陳奐訂正

太倉畢長慶
吳縣汪家鰲校

穀梁補注七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七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出媵他國女爲夫人者史皆詳書之君子以爲淺事削而不志　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補曰公羊十三年何休注曰臣約其君曰要又云要脅欲明魯辟要盟若直言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于鄄則無以見魯之本情故存媵文但視舊史爲略耳魯所以要盟者洪咨夔葉酉謂以背盟納逋懼討也　何以見其辟要盟也補曰問經文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

重無說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補曰考工記曰有說鄭君曰說猶意也墨子經曰說所以明也以遂爲文無說則辟要盟之本情足見矣**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舊史盟必有日書日未必有遂文但爲遂事假錄媵事耳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補曰何休曰此陳侯夫人也文烝案桓八年傳曰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彼稱后此稱婦其意相類舊史書媵事當有詳文孔穎達曰鄄是衛之東地葢陳取衛女爲婦孔廣森曰鄄者盟地非致媵地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鄄也猶曰鄄之盟而行及于邾也**其不日**桓盟于邾謂會曹南之盟本不日結要盟與凡盟異還宜具日**數渝惡之也**補曰疏曰數疾也謂秋其盟冬而見伐變盟之疾或以數渝爲今冬伐我西鄙明年齊又伐我故云數文烝案明年伐我乃戎之誤數字當如前解此必疏所述舊說葢猶據未誤之本也**蓋之盟曰不日其盟渝也**又曰惡內也此盟亦其例桓十七年黃之盟則爲變例矣**蓋盟不日**又不月此亦不月者蓋以辟要盟異之

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專以同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補曰何休曰鄙者邊垂之辭**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補曰亦猶十八年不使戎邇於我何休曰榮見遠也文烝案內言鄙者與外直言侵伐文相入文相當哀篇直言伐我則與外言圍伐他國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外師之至魯難入其郛亦皆曰鄙侵國之道素脩禦敵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適吾閒隙犯吾邊鄙耳故春秋之法內言戰不言敗言侵言伐不言其至於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言不以難邇我國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傳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補曰何休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疏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其志以甚也撰異曰呂本中曰公羊作正月案呂葢誤

夏齊大災外災例時補曰疏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其志以甚也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

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補曰災及人故大大故志重人也宋災伯姬卒與此相似雨螽及沙鹿梁山崩皆以害大變重志於魯策亦此之類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補曰我當爲戎穀梁與左氏公羊本同字蓋轉寫誤也哀以前皆書鄙義不應此獨直文傳於上年發書鄙義不應於此無傳知必是誤字矣張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撰異曰我左氏公羊作戎宜從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補曰書日與齊小白同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補曰桓公夫人莊公母婦人弗目也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爾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蓋也蓋此類也江熙曰文姜有弒公之逆而弗目其罪補曰鄭是江非也鄭不引隱二年傳亦失之疏曰隱二年著

不地之例此復發傳者嫌有罪去地故發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補曰何休曰春秋纂明者書葬文烝案則葬之纂立乃失德之大者既有明文魯會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補曰此本杜預第三句作傳稱肆眚圍鄭范改之此注言自古以來有時而用也○撰異曰災謂罪惡補曰異曰肆公羊或作佚眚作省案石鼓眚車義作省車公羊或作佚眚案惠說是也公佚佚與逸同謂逸囚也古多以失爲佚文烝案惠棟曰失讀爲羊曰肆者何肆也似亦略相近杜預襄九年左傳注某氏堯典傳皆曰肆緩也逸周書謚法曰肆赦也緩赦亦佚之意以災訓眚者堯典康誥言眚災是也某氏傳曰眚過也災害也是就二字析言之杜預亦曰眚過也凡罪有過災紀也失故有故故者堯典謂之怙終康誥所云非眚惟終災紀也失故也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補曰墨子曰絲縷有紀說文曰紀絲別也引伸之爲治理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

補曰天子之葬者謂天子之法所當葬也文姜淫而害夫於法無赦魯秉周禮猶知畏法所當葬爲是故大赦於國滌除眾罪咸與惟新一若文姜之淫戕亦可不論者所以掩其生前之惡而成其沒後之禮也賈逵說左氏曰文姜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此注即穀梁家語也傳但言其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賈之此注即穀梁家語也傳但言其有故言其所爲即其事可知其義明猶似乎亾於禮者之禮而與失德不葬之旨亦足相發也嘗論之肆眚者即堯典所云眚災肆赦也肆小眚又肆大眚者即康誥所云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也先王之世本有其事而觀左氏襄九年傳晉悼公肆眚圍鄭是爲圍鄭特行大赦與魯之爲葬文姜特行大赦相類知當時赦令皆有所爲矣或凡赦無所爲者史所不記有所爲乃記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補曰何休曰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 小君非君也 不治其民

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補曰夫人與公一體從公稱也周制天子至士夫婦皆合葬祭於廟設詷几祝曰以某妃配明夫婦精氣合也孫覺曰姜氏之惡春秋載之備矣而薨葬皆詳書之無貶辭焉春秋魯史其載魯事有臣子之法所以訓忠孝也姜氏雖大惡然魯之臣子不可不以母禮待之法所以訓忠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爲父隱道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孫覺蘇軾皆正論陸淳聞於師者亦略同要因魯既不能絕文姜則宜有臣子之禮亦卒仲遂致意如之意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禦寇宣公之子補曰稱人者眾辭從殺有罪例傳又舉例於文七年○撰異曰禦又作御左氏作御亦作禦段玉裁曰左傳作大子則左經當本作世子史記亦云大子文丞案孫蘇皆正論陸淳聞於師者亦略同要因魯既不能絕文姜

則宜有臣子之禮亦卒仲遂致意如之意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禦寇宣公之子補曰稱人者眾辭從殺有罪例傳又舉例於文七年○撰異曰禦又作御左氏作御亦作禦段玉裁曰左傳作大子則左經當本作世子史記亦云大子文丞案孫蘇皆正論陸淳聞於師者亦略同要因魯既不能絕文姜

君不得言其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 補曰未命爲卿

其曰公子何也 補曰據既非大夫公子之重視大夫比命以何得稱公子見經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補曰言以公子氏者非他氏族比他氏族不命爲卿則直名不氏矣臧孫紇亦氏內外異耳張大亨曰殺公子雖未命必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制公族有罪不以犯有司

夏五月 以五月首時甯所未詳補曰孫復以爲月下有脫事是也史文殘闕經遂仍之亦夏五傳疑之例桓莊相接莊亦遠也若在近世多見而識其事或可考矣不改從始月例明春秋無不知而作者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補曰毋喪十三月不言公高傒而盟不去日也

伉也書曰則公盟也高侯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補曰一君一臣特相盟會是臣無禮故曰伉處父嬰齊並同此義注云書曰則公盟本文二年傳文傳於彼乃發之者彼又須辨公不言如晉意故就彼亦發之說見彼疏不致者既會大夫又沒公

冬公如齊納幣補曰納幣與納幣大夫之事也補曰說諸書納者異正禮有納采采擇女之德性也其禮用鴈爲贊者取順陰陽往來補曰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注本鄭君說也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采補曰昏禮記曰敢請女爲誰氏鄭君曰謙不必主人之女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婚補曰何休曰納幣卽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孔廣森曰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文烝案注言納幣以成婚者賈公彥曰納幣則皆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又案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孔廣森曰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文烝案注言納幣以成婚者賈公彥曰納幣則皆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又案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孔廣森曰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文烝案注言納幣以成婚者與士禮異有告期許告期日也或云傳之告卽禮之請期補曰告迎期如納徵禮謂先請於女家後告之也疏曰傳略納吉不言或以爲諸侯與士禮異有告期許告期日也或云傳之告卽禮之請期補曰告迎期如納徵禮謂先請於女家後告之也疏曰傳略納吉不言或以爲諸侯曰求者請也求請告三字同義竊以彼皆散文告期則禮與

請對文告非請也四者備而後娶補曰娶謂親迎禮也補曰因納幣備言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其禮唯娶親之公母喪未再朞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補曰傳言譏之者明經所以仍史文書其事禮父卒則爲母齊衰三年孔廣森以爲親納幣失之小三年之內圖婚失之大小者猶譏大者可知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補曰疏曰二十七年傳云桓會不致此與下文觀社皆書公至者公羊傳云危之也徐邈亦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范下注云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則亦以二者爲憂危致之也若然定八年傳稱致月危致下傳云致月有懼此致不月者以二者皆非禮而行不假書月危懼可知傳以危而不月嫌與例乖故發傳詳之或以爲二者皆非禮之行與好會異故致之非是見危理亦通也文烝案此處二往皆見非禮致之已足見危非如致會致伐之等須加月以危之又非如奔喪會葬之等往致皆須月也疏說未明又案凡春如春至若是正月則亦必月春不月者皆非正月也

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補曰疏曰祭叔

郊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哀四年公羊傳曰社者封也文孫案祭社猶祭於郊曰郊常事曰禘禘是也非常曰觀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觀魚觀社異故發之文孫案此不言傳曰者省文

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會之事**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補曰經著無事之辭者以是爲尸女故也意主於女謂之尸女莊子曰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處女爲時所求謂之時女古人語如此六經奧論說以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家鉉翁曰尸女云者盛其車服炫惑婦人要其從已也文孫案左氏說以爲齊因祭社蒐軍實國語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蒐軍實而曰觀民曰不法足與墨子相證也

公至自齊公如陳公行例補曰凡往皆是不專謂如某

月故也補曰故謂變故定八年傳曰致月危致也皆放此

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補曰定八年傳曰往時正也往言如時則月可知於致月惡之也此皆經例舊史凡往與致無不月者案此及上致皆時傳發經通例也傳以桓兩致皆變文莊致伐衛又非常例故於此兩致發之此例之外惟正月如某及正月

云祭叔爲祭公使則徐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也范以叔爲名似同徐說但舊解不然文孫案杜預引穀梁正同徐語此必穀梁家古義不言使謂不言祭公使內臣亦指祭公范意以使爲王使以內臣即指祭叔蓋失之而疏以爲范似同徐說又失之矣叔當是字猶任叔榮叔周禮大宰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謂公卿及王子弟食采邑者得立兩卿祭叔爲祭之大夫蓋所謂兩卿者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孔穎達曰或是祭公之弟也不言祭公使內臣亦指祭公范意以使爲王使以內臣即指祭叔蓋失之而疏以爲范似同徐說又失之矣叔當是字猶任叔榮叔周禮大宰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謂公卿及王子弟食采邑者得立兩卿祭叔爲祭之大夫蓋所謂兩卿者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補曰范取鄭說以爲祭叔外交無王命故不與王得使之非也既無王命則非使何云不與王得使若無使之者則當爲朝何以云使此當依徐杜說謂不正祭公外交故不與其得使也趙汸曰不言祭公使者王臣無外交無其禮則不得襲其文與卿爲君逆不稱使同

夏公如齊觀社補曰何休曰觀社者觀祭社社者土地之主祭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休曰土謂社也天子所祭莫重於

至者雖無危懼亦必書月據文自明故傳無說也王引之曰上言公如下不須更言如下字蓋衍文

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 補曰累積

道不待再 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補曰以聘書故人之不如白狄不言朝也公羊曰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能聘卽傳所謂舉道

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補曰疏曰公爲淫如齊嫌異於常故重發之

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 補曰杜預曰附庸國疏曰書名者附庸常例傳於儀父言字言字則叔名也重發傳者嫌名字異故也文丞案叔蓋字也故黎來後重發傳疏從杜預爲名又不記黎來傳何歟

其不言來於外也 言於穀朝公也補曰杜預曰就是齊地故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魯地故言來也趙汸以爲蕭君至穀朝伯主因得朝公故加言公明公大廟正也 補曰以其非正故加言公朝於大廟補曰廟於外非正也一人專受之不能尊先君共其

榮杜預曰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秋丹桓宮楹 楹桓補曰服虔曰丹形楹謂之柱釋名曰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案禮言東楹西楹劉熙就一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堊言之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文丞案許禮多以黝爲幽爾雅曰黑謂之黝說文以爲微青黑色孫炎從之堊者說文以爲白土又有黃堊又有白堊黑漆則直言堊者皆白也太平御覽引此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王引之曰御覽丹字涉上下文丹楹而誤衍廣雅云天子諸侯廟黝堊正用傳文左義北堂書鈔白帖引傳皆同遠望士黈反文丞案其堊皆同省文從可知丹楹非禮也 補曰則倉黈皆禮之所有丹則禮之所無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補曰終生卒日葬月自此射姑班襄公爲淫如齊嫌異於常故重發之

日惟壽卒日廬負芻以踰竟故不日射姑等七君皆當是不正不應八世之中獨壽得以正亦射姑前稱世子又非不正

以意度之或者射姑雖爲世子本不正班襄諸君皆不正葢所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乎傳記無文不敢定也班襄廬滕須葬皆時射姑壽負芻露葬皆在上事月下午葬月何休以爲爲下出也○撰異曰射本或作亦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是爲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囹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補曰注說未然此當從孫復程子葉夢得說以爲婚盟亦與諸桓盟不同故還從常例書日也不致者離會例公羊以書日爲危之危之則當致公羊非也扈鄭地孫復以此爲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補曰杜預曰刻鏤也服虔曰桷謂之椽椽也椽椽也椽椽也案說文曰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何休曰月者功重於丹楹桓宮之桷亟之補曰但亟其首不達稜達稜見書大傳此以上國語晉張老對或此爲下葬故月禮天子之桷斲之礱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補曰斲斫也削也謂以斧斤斫削木礱礪之也石謂砥也先祖礪之加以密砥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加以密砥無密大夫斲之補曰斲士斲本不礱士斲本

趙文子同書大傳又云庶人到加刻桷非正也補曰非正者非正禮刻亦非禮者因下以娶讐女爲非禮故避其文也夫楹桷之爲物小而禮可識也禮所以教儉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古者自天子至士事事物物皆有等差以爲雖貴如天子諸侯必有其節而不得過焉此荀子所謂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魯策書以周禮書事故重之矣夫人所以崇宗廟也補曰崇崇奉祭統載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又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補曰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禮謂娶讐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補曰漢書五行志劉歆說莊飾宗廟刻桷丹楹故丹桓刻桷以夸之案此一事而三失也言春秋所以見義一刻桓宮桷丹桓宮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讐國之女惡莊不子補曰新宮斥謚則如疏之然疏之則不恭明有所惡矣張自超以爲文姜新入廟亦齊女也葢尊文姜以尊齊張履祥亦云丹刻爲文姜

也案此義
亦得兼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公出親迎史法自當書之君子以爲恆事略而不志但直言公如某不目其事而別言夫人某氏至自某則其事自明外諸侯來親迎則書時適無其事耳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補曰失禮非復恆事

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補曰舍止息也詩曰有女同行是先至非正也補曰以其非正故書至以危之若與夫人偕至當但書夫人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姜氏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夫人與他例異故也文烝案舊史夫人之至皆書至而具日君子獨存其日明與庚寅日故此至文言入又獨存其日明與庚寅入邴壬午入廊等同例也王元烝曰削其告至之辭案左傳曰哀姜至舊史亦必書至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補曰國之小君而可以弗受辭加之者臨之以先君其以宗廟弗受何也

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薦進舍置補曰言子弟者或是齊襄之女或是其妹作傳時已不審也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夫人不儇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曰儇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文烝案公羊解書入書日之義頗近事情未協經旨自以穀梁爲允妻不可以樞機寢席之事要其夫其義僻而暗子孫不可以讐國女見於祖禰其義正而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補曰此用國語注也賈逵杜預注作同姓左傳桓六年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襄二年葬齊姜宗婦來送葬杜或言同宗或言同姓案左傳同姓近者爲同宗又近爲同族杜於二者散文通言矣同姓之卿稱宗卿故其妻稱宗婦祭統說君與夫人祭大廟有卿大夫士有宗婦亦謂同宗之婦皆自國言之之辭也特牲饋食禮主婦之外又有宗婦自家言之之辭也若內則所言宗子宗婦則絕不同彼謂大夫士大宗之婦也國君不統宗故禮有大宗小宗大宗者君之別子爲祖適長繼別爲宗世世收族雖無子族人必以支子後之者也小宗者別子之諸子其適長繼禰者爲小宗五世服盡而遞遷者也大宗一小宗四葉要得分別禮之

言宗婦有三
文烝取焉 覿見也 補曰訓見者渾言之公羊爾雅同對文
析言卑於尊言覿敵者言見不見公未
見諸侯是也疏曰舊解言私
爲覿正爲見今以爲不然 禮大夫不見夫人 補曰宗婦宜
行婦道非禮故志之何休杜預皆云禮夫人至大夫執不言
贄以見孔穎達以爲禮無此文是亦不安於其說也
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 補曰及者夫婦之辭大夫行
婦道則不得以尊及卑矣故
不言及猶書
夫人姜氏也 公男子之贄羔鴈雉腒 婦人之
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
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腊也雉必用死爲其不
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補曰此皆本鄭君士相
見禮注腒之本義爲鳥腊當依說文說此腒爲乾雉婦人之
贄棗栗鍛脩 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鍛脩取斷斷自
脩整補曰注本何休而小異周禮注曰大物解
肆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
全乾士昏禮婦見舅以棗栗棋榛脯脩棗栗傳舉男女
贄者疏曰見俱不得用幣 用幣非禮也 補曰又非禮謝湜曰
物也贄則與幣異矣男以玉帛禽鳥以示執此德不敢廢也
女以棗栗脯脩以示修此職不敢廢也今皆用幣則是相交
以財相賂以利也外內交賂以財利而闔門之禮亂矣
同 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 國體謂爲君股肱補曰墨子經曰
體分於兼也經說曰若二之一足之端也董仲舒曰陰者陽之
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時史以大夫覿夫人又男女
之君子從而取義焉大夫而覿夫人其事可惡贄不足復論
大水 補曰何休曰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文烝案何說與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義同此事在時
例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補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以國氏而言羈者以
出奔目之也出奔得志者案傳曰曹莒皆無大夫
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證以盟會之序則曹之爲國亞
於許而尊於莒故莒書奔奔者必如牟夷之以地來奔乃得書
曹則羈直奔陳公孫會直奔宋皆書也公羊曰此何以書賢
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
敬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
義也案傳於下殺大夫言崇曹羈之賢不言此奔以賢書且

羈之爲賢必是素以賢稱若專以出奔一事爲賢亦非其理凡公羊所指爲賢而論其事者其文往往如此似未可用也

孔廣森引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齎孔又疑即左傳之僖負羈案僖負羈去此遠孫覺以爲決非一人是也○撰異曰陸淳纂例曰羈公羊作羇案今公羊不作羇

赤歸于曹郭公赤葢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葢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君爲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外歸他國故但書名以罪而懲之不直言赤復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魯之微者故也以郭公著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見微之義補曰疏曰薄氏駿云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詭例言歸乎徐乾又云不言郭公疑是魯之微者若是微者則例所不書何得以微者爲譬二事俱滯而范從之者凡諸侯出奔其國者或爲人所滅或受制强臣迫逐苟免然後書出今郭公在國不被迫逐往曹事等於歸故以易辭言之不得云出奔也凡內大夫未得命者例但書名若使赤直名而無所繫則文同俠等故又云郭公也徐乾之說理通故范引而從之文烝案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詭例孔廣森以爲據其國言之則曰大去據所之之國言之則曰歸也稱公者失國外歸棄其本

爵爲寄公與州公同也徐謂以郭公著上則是失國之例無以見義此說非是孔廣森曰郭公不當倒在下疑傳春秋者以上字舊漫缺經師相承以爲郭公謙慎不敢補入正文故赤者葢郭公也葢者疑辭謙辭當實如孔所言矣殷玉裁曰注不直言赤不字疑衍微之義當作懲之義○自杜預始疑有闕誤而杜謂劉歆以來疑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說文以爲說鄭玉等皆之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詭例孔廣森以爲據其國言之則曰大去據所之之國言之則曰歸也稱公者失國外歸棄其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氏叔字

其不名何也

據成三年晉侯使荀偃來聘女氏叔字其不名何也補曰猶與來聘稱名補曰不得天子之命大夫也單伯獨據彼當云據例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犯逆失德故不書葬補曰書日葬以其犯王命不可葬故還去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

亦與齊小白同本又當從鄭厲公例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有救變之文嫌異常食故發以同之

鼓用牲于社

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言日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鼓禮也用牲非禮

穀梁補注七

也補曰用者不宜用者也書召誥曰用牲于郊牛自記事常文與春秋異陸淳所謂春秋之文至簡故字皆有義其例不可偏求之於五經也左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補曰會子問篇孔子曰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疏曰五麾者麾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麾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孔廣森曰周禮司兵五兵外別有五盾則五兵數楯非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酋矛弓矢爲五兵長以衛短以救長當從鄭君注戈殳戟酋矛弓矢爲是又疏曰五鼓者麾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晉鼓之等皆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靈鼓社祭則又似救日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麾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下云大夫擊門士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時陳列於社之壇域因五兵五麾是陳故亦以陳言之非謂直陳而不擊也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補曰三兵今依北堂書鈔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互易正大夫擊門士擊柝柝兩木相擊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充實也補曰孔穎達曰日食亂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以救日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

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補曰疏曰紀伯姬釋不稱使之微此解不言逆之微故別發傳案重發傳者又當引紀叔姬叔姬爲婚又有異而微字之解則同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有用牲之失嫌異常水故更發之既戒鼓而駭眾補曰警鼓門國門也補曰此本牲預門也孔穎達曰國門謂城門高下有水

傳達衆則騷動用牲可以已矣補曰孔穎達引詩雲漢禮祭法謂爲水旱禱祭則有牲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補曰疏曰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皆所以發陽案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焉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陰滅陽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又案公羊曰于門非禮也孔廣森曰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禳焉然非禮典

冬公子友如陳補曰杜預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文無案友謚曰成季不稱公弟與齊年鄭禦異文明內外異例也凡外書弟者來我則以貴錄出奔見殺則以親錄亦兼見無罪殺世子亦以親錄帥師亦以親貴錄內書弟者則以賢錄然必於其卒而稱之此皆傳明文惟不言帥師耳然亦推而可知也如者內稱使之文此報女叔之聘也諸魯出朝聘皆直書如不稱朝聘者何休以爲尊內夫言如不言朝聘安見其尊且何以有變文言朝者杜預以外相朝亦言如乎朝聘之事既至彼國則禮無不成不至而不成則有他文矣且公子友之母弟與齊侯之母弟同

納幣在盟之屬豈能果彼國必成其禮何以明書也孫覺曰聘問之禮諸侯常事略而不書若記其所往之事者皆非常也吳澂程端學皆曰言如者內辭也說並得之公朝大夫聘皆爲恆事恆事不志史文之常別內於外非有他義外相朝言如以別於其來朝者正由此例推之也至如拜田拜命拜盟拜葬拜師拜辱聽政聽納賂賀慶有報女叔之聘也諸魯出朝聘皆直書如不稱朝聘者何休以爲尊內夫言如不言朝聘安見其尊且何以有變文言朝者杜預以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夫朝聘之事既至彼國則禮無不成不至而不成則有他文矣且

聘問之禮諸侯常事略而不書若記其所往之事者皆非常也吳澂程端學皆曰言如者內辭也說並得之公朝大夫聘皆爲恆事恆事不志史文之常別內於外非有他義外相朝言如以別於其來朝者正由此例推之也至如拜田拜命拜盟拜葬拜師拜辱聽政聽納賂賀慶有報女叔之聘也諸魯出朝聘皆直書如不稱朝聘者何休以爲尊內夫言如不言朝聘安見其尊且何以有變文言朝者杜預以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夫朝聘之事既至彼國則禮無不成不至而不成則有他文矣且朝聘之數弔喪弔敗納賂賀慶有報女叔之聘也諸魯出朝聘皆直書如不稱朝聘者何休以爲尊內夫言如不言朝聘安見其尊且何以有變文言朝者杜預以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夫朝聘之事既至彼國則禮無不成不至而不成則有他文矣且朝聘之數弔喪會葬於大國則亦不日其事雖同之於恆事而其事則觀上下文而可知亦所以別於小國之上文而可知亦所以別於小國之史文之舊惟莅盟乞師納幣逆女舊史皆重而志之外內同辭同例不在恆事不志之列至君子來我者也此等蓋亦皆史辭同例不在恆事不志之列至君子則以納幣之得正禮者爲恆事成十一年言如齊不言納幣是也以親迎爲恆事上年傳所云是也外來納幣亦有志有不志來親迎則以志爲正不志爲變皆案經傳而可知也內大夫出會葬者上言如下言葬某某諸侯之大夫來會葬我者則皆全沒其文以別於王臣之來者此又錄內略外之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撰異曰公羊無春字唐石經板本脫也陸淳所見已然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補曰孟子逝齊桓公葵丘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諸侯專殺爲罪而大夫則多無罪稱國以殺皆以諸侯專殺爲罪而大夫則多無罪

者例在僖七年十年傳又徐幹中論以爲譏其不能以智自免此義亦時有之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徐邈曰于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其大夫降班於士故略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也莒慶莒拏邾庶其邾快皆特以事書非實能貴故略名而也莒雖荆蠻漸自通於諸夏故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文快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文九年又褒而書名國轉彊大書之益詳然當僖公文公之世楚猶未能自同于列國故得臣及萩並略名惟屈完來會諸侯以殊禮成之楚莊王之興爲江漢盟主與諸夏之君權行抗禮其勢彊于當年而事交於內外故春秋書之遂從中國之例夫政俗隆替存乎其人三后之姓日失其序而諸國乘間與之代興因詳略之文則可以見時事之實矣秦爵伯也土據西周班列中夏故得稱師有大夫其大夫當名氏而文十二年秦術略名蔑于時晉主魯盟而秦方敵晉則魯之于秦情好疏矣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春秋所以略文乎又札不書氏以成尊于上也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能亦皆有命卿而云無者當時小國命卿出僅附列國卑者之末不以爲卿也必以爲下同於士亦未然也又注荆人來聘下當改云僖元年進書楚人二十一年又進書大夫名文九年上當增宜申史文詳略因乎時事勝於公羊家三世異辭之說秦稱師有大夫亦較公羊秦無大夫之言爲長疏引薄氏駁曰術之名爲晉貶秦然楚亦敵晉何以不略而貶之范荅之曰秦以交疏之故而略其臣楚與諸夏會同所以不略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補曰據莒慶崇也補曰疏曰薄氏駁曰曹羈出奔經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也又此注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此注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何益於此哉范荅之曰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悲之書殺其大夫卽是崇賢抑不肖之義也案大夫出奔或書出不書入秦后子是也或書入不書出蔡季是也史有闕漏非是一般何得以無歸之文則怪其非羈也是范氏論崇曹羈之事也曹羈三諫不從是公羊之說也文烝案范意曹所殺者卽是羈以莒殺意恢傳觀之似得其實或曰成十五年傳曰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彼謂崇伯姬之賢故其公得書葬不欲使伯姬之配失德之君也此謂崇曹羈之賢故曹得言大夫羈任爲大夫不欲使居無大夫之國也似所殺別是一人不當如范說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補曰杜預曰宋序齊上主兵文烝案不者會人共伐外無君也羅泌以爲徐猶荆之進而稱楚也此說亦可存但卽戎也前稱戎後稱徐猶荆如戎伐凡伯非徐明矣○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無公字張治據古本左氏亦無公字今左氏有公字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補曰此皆本杜預左傳曰非事也何休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女會來例皆時文孫案會不致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女會來例皆時文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案無服則不卒者亦本舊史例也杞伯姬之無服是當爲服而不服耳徐彥以爲此之杞伯姬是嫁於大夫者與上下文各爲一人非也何氏亦無此意○撰異曰洮本或作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文孫案疏言諸侯有疑當改云前周說見前疏未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補曰十三年外疑之十六年內疑之猶未以諸侯授之至此而後授之也授之者謂外序爵內稱公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補曰至此桓已得衆故雖未受王命而遂以諸侯授之據左傳是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杜預曰賜命爲侯伯知此盟時尚未受命王元祚曰桓公創伯之始其事亦有可觀仗義尊周

制強服異自其始會北杏再會于鄄陳鄭之叛服無常魯宋之疑信未定磨以歲月人知有齊王室既卑而稍尊諸侯羣起而略定威令已振事權有歸再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于幽陳鄭服從願與之盟非出勉強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補曰四句發通例公羊略同信其信仁其仁補曰言春秋之意既信桓之信又仁桓之仁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貰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補曰申上信也疏曰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文孫案鄭去貫陽穀又去北杏又不可加以何則止八會故疏述諸說紛紛疑之皇侃陸德明說論語更滋舛誤孫復則謂去北杏與單伯會鄄爲九合其實皆非也論語九合卽穀梁十一會穀梁每會計之論語則據所會之地合二鄄爲一二幽爲一也俞樾以爲九合者大概之辭以極數言之古人凡言數少半言三太半言七舉中言五舉極數則言九如曰叛者九國反者九起皆見其至多耳案俞說亦通歃血玉篇及士相見禮音義引作呫血呫嘗也呫卽餂字廣雅餂嘗同

訓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於末年乃言之不道侵蔡伐楚者方書其盛不道兵車也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補曰申上仁也傳言未嘗有大戰於四會外廣言之侵伐則從無大戰也國語管子皆言意論會則四以兵車論之會三與傳及論語相違知其皆不足信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也自桓會不致以下因其始得衆授之諸侯遂具言桓之美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補曰此本杜預杜又曰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何休曰稱字者葬從主人二說當兼之孔穎達引玉藻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又引穀梁桓二年傳文烝案不言葬陳原仲者蒙如陳爲一事左傳曰原仲季友之舊也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外大夫例不書卒補曰有葬無卒是不當書葬者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補曰辟內難者公羊文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內難也左傳但言共仲通哀姜而殺梁家舊說云夫人淫於二叔則同公羊矣季友避內難乃以葬原仲事請於君而行其事非奔其情是奔故以出奔言之也不諱其情則不須書其事當直言公子友如陳同於常文今加言葬原仲書所不當書以其所書在此則知其所諱在彼也公羊曰通季子之私行又曰請至于得以如爲文以左傳考之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左傳曰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莒莅盟傳曰且爲襄仲聘於陳且娶焉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傳曰且爲襄仲逆成八年公孫敖齊如莒傳曰逆也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聘且逆之彼五者皆有私事亦容有請而行者經昭子如宋聘也公子友亦本當直言如矣杜預於茲之如牟皆直言如明此公子友嬰齊之如莒皆以爲聘孔穎達以爲牟是微國魯不應使卿聘卒當是公孫茲請於公因娶而聘孔說甚有理疑公子友亦是因葬而聘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補曰左傳文也公羊曰其言來何直來曰來何休曰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惠士奇曰穀梁子稱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非禮也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則否左氏襄十二年傳蔡景公爲夫人宋平公之母共姬卒夫人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時秦嬴母在身不自嬴歸而使卿寧左傳以爲禮則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何氏謂夫人惟有大故得反大故謂奔父母喪也又謂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此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乎鄰國則不可宣五年譏子叔姬是也

莒慶來逆叔姬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禮檀弓記曰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

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東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則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東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也補曰注解慶叔姬本杜預莒無大夫以國氏而言慶者以來逆目之也僖二十五年叉書莒慶傳特言之公羊以爲書此者譏大夫越竟逆女也案禮重親迎而大夫不得私出疆大夫妻有歸宗之義而婦人既嫁不踰竟是知大夫不得娶於他國鄭君喪服注謂古者大夫不外娶而何休之意以爲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劉敞以爲莒慶非有君命其實亦請於君而行諸侯之嫁子於大夫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君不敵臣補曰公羊以爲同姓大夫來者接內也接內謂與君爲禮也補曰接內者接公也凡書來之例蓋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夫婦之稱亦通於來奔隱二年傳言來交接於我亦同意此兼見補曰或疑不接公爲禮而言逆女則與履繻爲君逆文不別不知不接公則不得言來史例所不志宋蕩伯姬之嫁不見經是其證也又案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嬰齊皆因出聘而自爲逆此年莒慶來逆亦或是因聘而逆但我往則以聘爲重外來則以接公逆女爲重故內外異文孔穎達曰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其說最爲有見惟言逆女重不言接公重則猶非也若莒慶齊高固逆不接公亦當以卿來行聘爲重矣○呂本中曰此一歲中會沈葬原仲伯姬來莒慶來逆皆爲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爲作也文孫案呂說葬原仲不合傳義而其言能見大意

杞伯來朝杞稱伯蓋時王所貶補曰此本杜預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八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八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補曰疏曰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都故兩舉之胡安國曰日者戰之日也齊伐方以是日至衛卽與戰文丞案胡說卽公羊兩言至之日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處戰補曰疏曰戰謂衛都戰則是師也補曰齊是霸國戰非君則宜稱齊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既師稱人以微之也補曰注首句方伯當改作侯伯此本左傳非傳意傳言授之諸侯謂上年盟幽春秋授之也公羊曰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其人衛何也補曰衛爲諸姬魯之睿國非君言戰亦宜稱師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人不可以敵干

師師不可以與人戰故亦以衛師爲人衛非有罪補曰霸國尚稱人不可稱衛師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補曰言以其微之可從以主及客之常文否則當以齊及衛猶晉與秦楚戰必以晉及秦及楚也齊大而楚夷一內之一外之也其稱人以敗何也補曰言敗言敗績無稱人者敗績雖小國重補曰宋襄特變文以責之非常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補曰邾卒書日始此或是克不正瑣正

秋荊伐鄭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補曰前書荊人矣故復發傳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撰異曰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善救鄭也重發傳者嫌與王人異也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陸淳所見穀梁左氏似無公字

齊宋非君而公會之者齊本國語管子得之前伐徐亦是也北伐以燕爲主則伐山戎是惟西伐以衛爲主未見耳不致者會人共救外無君也

冬築微微魯邑築例時補曰築者以杵擣土有所造也○撰異曰微左氏作郿案音義云左氏作麋公羊音義同今左氏皆作郿段玉裁以爲麋眉相假或古作築眉後加邑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補曰周禮注曰積石曰山水曰藪又曰水希曰藪商子曰地方百里者山林處什一藪澤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其言山林即王制之山陵林麓今商子林作陵

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也築不志凡志皆譏也補曰司馬相如上林賦亭皋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注皆築地令平案築之者禁之也凡所被築悉爲禁地有官守之梁惠成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明舊禁而守之齊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亦是也文丞案注言築不志本成十八年傳文凡志皆譏即隱七年傳發城例文明同例

大無麥禾○撰異曰何休說此爲秋水所傷即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說也各本漢書載此經遂作大水亾麥禾王念孫據景祐本無水字辨正其誤補曰疏曰顧猶待也案疏非也說文顧還視也詩箋旋視也書大無者下注所謂不收甚傳以大爲有顧者對七年無麥苗爲說也彼直言無爲同時此言大無爲有顧於

無禾及無麥也 一災不書於冬無禾而後顧錄無麥故言大無禾及無麥也 明不收甚補曰此所謂有顧之辭也秋雖無麥而禾猶有苗是謂之嗛不足說於策疏曰徐邈亦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是也范以大爲不收甚不甚范非也以爲甚則是也秋既無一穀冬所無自一穀至於四穀皆得顧錄故知范非也此文稱大無明是五穀俱無禾所該者實有四穀故知范言甚則是也穀不升自二以上四以下皆當言饑五穀不升當言大饑此不言大饑者疏曰不言饑羅不至饑案舊解與下傳文合其說得之若以爲得羅不至大饑則襄二十四年不出告糴何爲反至大饑也諸饑皆由水旱螽此無災而無麥禾者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服虔用其說疏引徐邈亦曰麥禾自死不由水旱也蘇轍曰沈約宋書五行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所謂大無麥禾也土氣養禾之理如蘇轍詩傳云露珠夜上秋禾根自注云稻方含秀每夜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或入莖心或垂葉端稻乃秀實是其理也禾之說自程瑤田以來失之案詩豳風十月納禾稼說文曰禾嘉穀也從木从禾省聚其穗何休公羊注曰生曰禾熟曰穀單言禾者也廣雅曰粢黍稻其粢謂之禾粢穗正俗字

粢即穆也是禾者黍穆稻三穀既秀之通稱也豳風十月納禾稼之下又繼之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孔穎達正義曰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孔解下禾字大概近是若上禾字則得并包麻菽麥以詩而推春秋明此經禾字既據黍稷稻地雖不宜菽亦非全不種菽此經爲大饑之變文大饑者五穀不升明以禾總四穀也又古書多有以禾與黍稻並言者蓋皆專以稷爲禾非禾之本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補曰辰彊之曾孫也彊生哀伯達生伯氏駢駢生文仲辰○撰異曰陸淳纂例張洽皆曰辰穀梁作臣案今不作臣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補曰非其所有墨子引周書畜作食曰作者一年不升告糴諸侯 補曰說文米部糴市糴也從出從糴糴亦聲竊意古文唯有糴字訓糴而市糴出糴也從出從米翟聲入施於市者之稱而翟字因糴之爲糴本用而異施焉市糴則短言讀徒歷切從翟羽通作狄狄人通至告糴是無一年之畜 告請也補曰謂求請也說文米部糴糴也從米翟聲入部爾雅同羅羅也 補曰羅羅亦聲竊意羅本用其字因糴之爲糴之爲聲者兼有短言長言兩讀故從之爲聲者兼有短言長言兩讀故從之爲聲者兼有短言長言兩讀故從

作糴之例出穀則長言讀他弔切从守祧亦作守濯佻佻亦作嬥嬥及糴曜蘿櫂諸音之例後來別製从入糴从出糴二字分配其聲而糴字罕用作傳時已行此二字而經文但依古文作糴故傳曰糴糴也謂此糴字乃短言讀者即今之糴字是所以通古今顯聲讀自轉寫概作入部字遂失其精意矣晏子春秋言田氏糴百姓之死命其義猶詩之穀我士女民莫不穀明是訓穀之糴而通作糴趙岐解孟子遏糴云遏止穀糴穀糴乃漢人常語疑亦本作古文字何休云買穀曰糴韋昭亦云市穀則皆入部字也市買者以貨財魯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孔穎達引以釋何休語是也

不正畜故曰不正補曰如者內稱使之文也今以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補曰如者內稱使之文也今以告糴親臧孫辰之下為急辭而後言于齊是私行之文何休曰諱使若國家不置大夫自私行糴也此上發義已備下文反覆申明之孫覺曰春秋異莊在位之久畜積無素穀梁最深切與孫復同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補曰王制賈子皆有此文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補曰歸者正告者不正傳以正形不正猶喪禮之贈賻歸為正求為非正歸粟定五年文也粟糴二字廣雅同訓穀但彼

買而歸之或直歸之則皆曰粟唯據買者則曰糴故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左傳多古文當亦本是糴字足明春秋粟糴異稱之義矣沈彤曰案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也外傳以卿出告糴為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糴匡曰大荒卿參告糴亦記衰周之制如沈說又足發明正不正之義矣夫周亟矜窮王政所重救災恤鄰叔世所崇齊禁貯粟晉誡蘊年二伯盟書此焉致謹然在無畜之國則當深自引咎故春秋大歸粟而譏告糴兩見其義劉敞論告糴二事云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己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勉趨之也即此理也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不書於經杜預謂告饑不以王命或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是君子諱之沒其文耳

內之無外交也補曰經言臧交內謂魯君也內無外交則臧孫私行矣

古者稅什一宣十五年豐年補敗敗謂凶年補曰補者謂豐年斂之凶年發之漢書食貨志引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豐不知斂凶不知發也常歲什一豐年豫斂是以能有畜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補曰疏曰上謂君下謂民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補曰

累者謂三年六年九年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補曰疏引廙信云艾穫也文烝案艾卽刈字國語槍刈耨鎛韋昭曰刈鎌也引伸之爲穫禾芟草傳言今特一年不穫耳而民已病饑故君子非之非之故諱不言饑使若麥禾自無民猶不饑以起私行之文傳幷見此意也若然宣公襄公之篇皆是一年不艾而百姓饑而直書饑者彼無告羅文百姓病饑尚能自救雖曰非之以爲猶可言也此則計無所出仰給他國得不得未可知若直書饑則其失愈顯諱莫如深故旣諱如幷諱饑也其實大無麥禾非饑而何告糴于齊非如而何特立文不欲質言之耳傳不言大饑而言饑者便文也左傳亦直曰冬饑國語曰魯饑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撰異曰有字各本羅紀事之常也君子改舊史以立義

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廏一閑言法廏者六閑之舊制也補曰疏曰自每廏一閑以上周禮校人有其事馬六種者彼校人云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也鄭云玉路駕種馬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是天子六種之馬分爲左右廏故十二閑也彼延廏者法廏也周禮

又云邦國六閑馬四種鄭云諸侯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則分爲三閑之舊制也補曰疏曰自每廏一閑以上周禮校人有其事馬六種者彼校人云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也鄭云玉路駕種馬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是天子六種之馬分爲左右廏故十二閑也彼延廏者法廏也周禮也孔穎達曰延是廏之名名之曰延義不可知王葆曰廏名延廏猶府名長府左氏說此以爲書不時謂當以秋分馬還入廏時治廏其言新有故也言改故而新之補曰當云因故非改也此發經通例有故則何爲書也補曰公羊曰脩舊不書何休曰新宮災後脩不書案西宮大室亦是也劉敞又言魯頌僖公脩泮宮得其時制則春秋不書詩有過厚春秋無虛美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補曰勤苦也李軌法言注曰勤苦高誘戰國策注曰苦勤時視者謂五年天子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方伯行國諸侯行邑說見白虎通五年一巡守與周禮十二年之說異民勤於力則功築罕罕希民勤於財則貢賦少補曰財者貨寶穀帛之通名周禮大宰注曰財泉穀也坊記注曰財幣帛也貢賦若大宰九賦九貢及禹貢九等賦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補曰百事皆廢況功築貢賦乎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悉盡也補曰不廢功築又頻焉是盡也黃仲炎引范仲淹皇祐中浙西興役之事謂莊

公豈知以此濟民直用民爾方苞曰後世興功築以救荒上
傭之也古者力役征於民則厲民甚矣張洽曰孔子以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爲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
比事而書見莊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補曰張洽曰
或齊命歟

秋有蜚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行補曰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
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莊公取
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
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莊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
二嗣以殺卒皆被辜文燕案穀梁說言君臣淫泆者君謂公
與夫人臣謂兩叔慶父牙也爾雅曰蜚蠦蟅郭璞曰即負盤
臭蟲劉歆說左氏據之以爲食穀故爲災殆非有字之義

一有一亡曰有補曰重發傳
者物不同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
固足爲賢然非以賢錄也傳例凡內女書卒者皆以吾爲之
變而後史得書之叔姬既不爲嫡又已失國而特書卒明當
時亦爲之變也當時以叔姬不幸遭變終全婦道哀其遇而
重其節故特制服待以嫡禮一如伯姬史因得書卒書葬亦

悉準伯姬之文也文既不異其賢自明君子因史之舊不必
言賢而錄也此一條張應昌得之矣既書叔姬自當繫紀此
又屬文之常無他義白虎通曰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
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
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
禮不聘爲妾明不升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可城也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
譏補曰此亦發通例左傳曰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
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以
別言不
總言

大及小也補曰由書尊及卑之義推之於言無所苟亦發通
例也賈逵以爲言及先後之辭若使先後與役當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補曰成魯地卽桓三年六年之郛○撰異曰左氏
無師字杜注以爲將卑師少張洽引任公輔說以
爲微少則不見經知當書師段玉
裁曰凡次皆師也恐左經脫字

不能也畏齊補曰重發傳者前
言公此言師嫌異故也不言公補曰據次
耶言公恥不能救

鄆也補曰恥者經恥之齊桓非譬恥而爲諱

秋七月齊人降鄆補曰何休曰月者重於取邑○撰異曰陸淳左氏作障案今左氏不作障纂例曰鄆字刊本誤彰降猶下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爾雅夏小正傳皆曰降下也則以爲本訓戰國秦漢之際多言降下古語下今語也春秋言降後言下春秋言取後言拔春秋言敗後言破春秋言滅後言屠春秋言伐後言擊春秋言師後言兵傳以下釋降又戰泓敗殺入楚傳皆有擊字鄆紀左傳亦時有擊字葢左穀梁相繼作傳時語言漸異

之遺邑也補曰公羊同又曰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葉夢得引周禮環人降圍邑以爲諸侯而擅納降皆罪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亾也補曰此總發紀伯姬紀叔姬卒葬四文之義言不日卒而日葬者經之正例內女卒皆日不書葬葬則月之宋共姬是也今特相反故據以問言閔紀之亾者卒不日削史之文略其所當詳明紀之亾也葬日仍史之文詳其所當略明閔紀之亾而欲存之也若不特爲變文則無以見義故日不日特反常也閔紀之亾與隱二姬之失國各自爲義書葬乃以見隱傳已於葬伯姬發文故不

須復發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補曰注兼用左氏說非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名補曰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濟濟在魯界爲魯濟葢魯地孔廣森曰濟水上也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左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杜預曰疏曰重發傳者齊爲伯者嫌與諸侯異也

齊人伐山戎戎餘無直言者案襄二十九年傳曰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明此等皆從例舉後以包前也何休以爲山戎行進故錄非也

齊侯又後有齊侯伐北戎足明親伐

齊人者齊侯也補曰下獻捷稱左傳宰孔曰齊侯北伐山戎南伐楚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

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補曰據伐北戎不愛桓內無因國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

爲內謂者外無諸侯者不煩役寮則非之乎善之也遠伐山戎雖危國補曰危其獨越險故爲愛辭勤王職貢則善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補曰經之北燕是也音義曰分扶問反又如字本或作介音界注同姚鼐以爲傳本作別子古別字作介因誤作分作介范作注時猶未誤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害伐擊燕使之隔絕於周室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補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爲榭何休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五經異義載公羊說天子有靈臺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夏四月薛伯卒補曰薛改稱伯與滕同義不名者國小情疏史略之不日而猶月足知時卒爲惡之明也不葬者或不會或亦史略之自後薛不書卒益不赴至昭三十一年與大國同例矣

築臺于薛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獻下奉上之辭也春秋尊魯故曰獻補曰獻言獻益據宗廟爲辭劉向說苑曰獻之周公之廟也宜申來不月此月者疏邀云霸主服遠之功重故詳而月之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補曰疏曰徐邈云齊還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敬重霸主親而內之也糜信亦云言內齊侯者解經稱來之意也范雖不注理亦當然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亦稱來者宜申身來鄉魯接公行禮故得稱來與齊侯異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泰曰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獻戎捷軍得曰捷補曰此句包宋捷言戎菽也曰案管子云北伐山戎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據僖二十一年傳及彼注意則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又似不以戎爲豆今疑不敢正故兩載之一解齊侯此時克山戎幷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菽文烝案戎菽之戎乃以名菽非解經戎字此承上句言今此所得則戎菽是也管子言出戎菽逸周書王會亦曰山戎戎菽皆足爲此傳之證此菽所以名戎菽者自以其產於山戎而爲名即後世之胡豆至若詩大雅之荏菽爾雅毛傳皆釋爲戎菽荏戎之名皆取大義當如鄭君箋及孫炎注以爲大豆與胡豆自是別物孔晁以巨豆解周書舍穀梁補注八

人樊光李巡郭璞並以胡豆解爾雅皆失之又案劉向說苑曰桓公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蓋戎菽外又有他物

秋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補曰罷疲通勞也三時春夏秋左傳曰三時不害國語曰三時務農虞山林藪澤之利補曰築臺猶築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懟恚恨也補曰多虞利是財盡亦禁守之雅懟亦怨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補曰凡人不安而已安者況一國之民乎故君子危之雅懟憂罷民是力盡爾雅曰罷疲也懟恨也甚矣以有三役故言謹也補曰凡人已相對末有人而志者非但君子危之志其三役明視築臺之行事如下所論也倚或說謂春秋所以謹而志之為以依倚諸桓之行事如下所論也倚

或曰倚諸桓也補曰此存或說之乃以倚為奇異之辭王引之曰倚讀為奇奇異也奇諸桓者謂經文倚彼為義○王引之曰倚讀為奇奇異也奇諸桓者以譏之王逸楚辭注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即天下篇之倚人也荀子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於交然案董仲舒繁露曰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桓外無諸侯之變補曰謂災喪之事兩言無侵伐之變內無國事補曰謂國家閒暇也越千里之險者孟子所謂國家閒暇也北伐山戎為燕辟地辟開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

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桓而與桓行異補曰注言公依倚誤解上倚字也經以魯事倚桓事與伐戎獻捷之文相連相錯明桓之善如彼魯之惡如此惡公與桓行異張治引孟子以為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冬不雨補曰疏曰徐邈云僖十一年傳曰雩不得雨曰旱然則此云不雨者或當不雩也范意亦未必然或當不言旱不為災也文烝案言不為災是也公羊曰記異也何休引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徐邈說失之傳曰冬無為雩豈得於此言雩乎不言無雨與無冰異者常有忽無曰無可以然而不然曰不易曰密雲不雨古之文例皆如此書時者例也與旱同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邑補曰左傳曰為管仲也杜預曰小穀齊邑城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范不從之范是也左氏昭十一年傳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則是穀城自孫氏以來皆從范說趙鵬飛因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也非小穀也齊有穀魯有小穀孫此疑左氏全書多附會段玉裁曰徐彥公羊疏曰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也左氏蓋本作城穀無小字字蒜誤蓋是穀梁公羊有小字與左氏異此疏作字蒜誤蓋是穀梁補注八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外與伯者遇嫌異故發之

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補曰杜預釋例宋地名梁丘高平昌邑縣西南梁丘鄉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辭所遇謂八百里閒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之遇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補曰言齊侯遠至梁丘獨遇所不必遇者既霸而能自下經意大之也地以梁丘而書齊宋其爲大桓明矣宋序齊上者齊侯既往遇之又特下之亦大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何休曰傳例大夫不卒惡也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當案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益以禮諸侯絕期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補曰注首句本杜預謚曰僖叔牙欲廢般立慶父而季子鴆殺之不書刺書卒者時爲牙立後施以恩禮若其自卒然故史以卒書而經仍之也注引鄭君說而辨之皆以牙爲莊公母弟左傳不言慶父與牙爲莊之母弟唯公羊有其文莊公母弟唯公羊有其文莊公益未可據范意以此書日爲疑義今案此當以下文慶父事比觀之其義乃見慶父首惡牙次之

慶父猶公子遂牙猶叔孫得臣也慶父譖奔言如又譖其縱死則牙卒可書日以掩惡矣遂卒見不卒之文則得臣卒當去日以明惡矣首從輕重之差咸各相稱釋傳所言而其所不言者皆可以三隅反先儒或未深思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薨皆書其所謹凶路寢正寢也補曰爾雅變補曰此本杜預曰路大也路寢亦曰大寢故爲正寢其庭曰大庭是路門內之內朝此君每日聽政之寢疾居正寢正是正禮或夫人之寢詩言與子同夢是也故士喪禮死于適室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乃寢於適室士喪禮記又曰有疾疾者齊鄭曰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又曰養者皆齊鄭曰憂也又曰疾病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喪大記兩絕字並作死鄭曰君子重終爲其相褻也曰齊本亦作齋注同趙匡曰君必終於正寢以俟卿也大位妊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位妊之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也案趙氏此論亦得兼通但非禮經正義矣夫人所薨之寢亦以爲路寢然據毛詩傳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不於夫人亦言路寢何休

服虔杜預皆以夫人之寢爲小寢知夫人之正寢名小寢與君之大寢相對也依鄭君及孔賈諸說天子六寢路寢一燕寢五后亦六寢正寢一燕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二夫人亦三寢正寢一燕寢二夫人之三寢也夫人三寢中之正寢葢卽僖三十三年經之小寢也但天子諸侯及后夫人之燕寢又通謂之小寢葢對路寢與正寢而言未知僖所殺者是夫人之燕寢歟疑是已與夫人之燕寢歟疑是夫人正寢歟疑不能明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書弒之注略本杜預也疏曰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亦與之同但踰年雖在國稱公若既葬稱子般案左傳是孟任之子而慶父弒子般可以日卒不待踰年未踰年之君例不書葬故子野亦不書文烝案公羊又曰有子則廟廟則不書葬鄭君駁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皆不廟祭而祭於陵蔡邕獨斷曰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崩不列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文烝案三少帝皆以其元年崩蔡通謂之未踰年視鄭爲疏○撰異子野卒是也補曰日者仍曰乙未左氏作己未子卒日正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

史不日故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補曰不日者削史文不日而顯補曰既有所見矣故還從常例不削舊史書日文也君子之爲春秋董仲舒所謂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者也故惟取其文之足以明義斯已矣既足見義不改恆例全經之文皆以是求之

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 補曰後文弒閔公而奔此弒子般明亦是奔其曰如何也據閔二年慶父奔莒不言如 諱莫如深深則隱故子般曰卒慶父如齊補曰深幽深也與公羊言盈乎諱者略相似隱微也如推見至隱之隱注訓痛非也言春秋諱法莫如文之幽深者其諱最甚如此經不言賊臣之奔但言如是諱文之幽深者其文幽深則其事微隱如此經言如爲幽深之文則奔事微隱不著也成九年傳曰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閔公尊且親也賊臣出奔恥疾也季子賢也不能卽討過也三者兼之矣二句專解如齊之義注合上子般日卒幷言之又非也般弒而慶父奔事固相因但上經本應不日而書日不得謂之諱凡所不言者爲諱書日何諱之有 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閔公不書卽位見子般之弒慶父出

奔補曰此承上二句而足成其義凡爲諱文者皆以其事不
沒而得諱今此爲深諱之文深則事隱事隱則疑於不見
不見則不可深諱故又承上傳有所見之文以明之也上傳
言子般之卒以有所見得從常例見者見閔公繼故之文也
夫閔繼故則般被弒可知即慶父弒於而奔亦可知文雖深
諱事不竟沒隱而有不隱者焉莫如深也有所見三字即承上傳故加一苟字以顯其意凡
經以有所見而從常文者於上傳可類推以有所見而深諱
之者又於此傳見例

狄伐邢補曰呂氏春秋曰中山亾邢高誘曰中山狄國也一名
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南夷與北夷
交中國不絕若綫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諸夏哉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以
僖公又發之者兄之後弟義異故重發之文公繼正之始故
發傳以明之成公不發傳者蒙之可知故不發也襄昭發傳
者昭公承子野之卒嫌其非正故發傳以明之昭繼子野傳
言繼正嫌襄公與之異故亦發傳父子同有繼正之文所以
相發明也或以襄非嫡夫人之子嫌非正故發傳案襄四年
夫人姒氏薨彼注云成公夫人襄公母也明非爲母賤而發

傳也文烝案姒氏實是妾或說是又昭母歸氏亦妾也

年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補曰傳重所自
也繼之如君父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兄也踰末
故從繼弒君例

齊人救邢補曰救例時不連上正月善救邢也善齊桓得侯伯之道補曰重
發傳者嫌霸國獨救義異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
卒事乎加之矣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桓公被殺莊公好
終僖公葬緩嫌異禮故各發傳以明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洛姑齊地補曰艾軒等皆書公會
者內爲志觀洛姑之盟而傳此書公及者彼來會我也故曰及
而盟隱盟昧亦近之○撰異曰洛一本作路左氏作落盟納
季子也補曰據左傳般弒而傳例無疑矣此亦喪十三月奔矣陸淳聞於師曰季子出奔不書者
來歸足知其奔矣陸
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
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文烝案陸說近之然亦爲賢者諱過胡安國亦是也慶父則
言如季子則不書又其別也趙汸曰時閔公九歲耳陳魯方
季子援陳人以請於齊桓

季子來歸補曰此在時例外其曰季子賢之也大夫稱名氏今子男子之美稱補曰注同非也子者士以上之貴稱說詳孔子生下又見子叔姬卒下不言公子友而稱季子是貴之而說者皆以季爲字又非也稱字進於稱名稱子又進於稱字鄉射禮曰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鄭君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案旅酬之禮以尊酬卑字酬者子受酬者而曰下爲上曰尊之知稱子實進於稱字則不須並稱之但子文須有所繫以友之氏爲季故繫之季儀禮某子爲氏此文正同也王季子是天子之大夫例本當稱字以其爲母弟加稱子若列國之大夫則稱字已爲變例稱子者無取於兼稱齊高子自有明文不可援王季子以相況也季爲字又爲氏後文言季友爲字此言季孫者言季孫而又言子非屬文所宜也友之身得以季孫爲氏下條論之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王季子也其曰子尊之也三文或同或異則居可知矣○稱子進於稱字而孝經仲尼居曾子侍曾子稱子夫子但以字稱據史記弟子傳夫子作孝經陶淵明五孝傳云曾參受而書之則孝經之作亦夫子之意所以與春秋異例而類下爲上之禮者殷仲文注曰大夫稱名氏今

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又論語曰孝哉閔子騫夫子稱弟子不名者獨此明皆非常之文矣其曰來歸喜之也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經順魯而喜之朱子以爲魯亂已甚季子歸國國人皆慰故國史喜而書之後來立僖公安社稷有此大功故夫子取之因舊史文而書之與取管仲意同

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魯絕之故繫之于齊補曰實亦同言來者順外文也案慶父得稱齊仲孫者楚殺慶封傳曰封已爲吳大夫本當言吳慶封此齊仲孫之比也下傳又曰言齊以累桓明以齊桓受之同之於齊人矣其不曰而曰仲孫疏之也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補曰公子而不言公子但言仲孫是疏之不曰齊慶父者既繫諸齊則不欲直其文上言季孫故連文言仲孫也案前後經文仲慶父叔牙季友皆稱公子其子稱公孫其孫乃稱仲孫叔孫季孫今慶父之身得稱仲孫者仲孫叔孫季孫之氏雖至其孫始爲專稱其實當身已有此稱已以爲氏左

傳於牙之卒曰立叔孫氏公孫茲稱叔孫戴伯又公子彄字子臧稱臧僖伯其子稱臧哀伯亦稱臧孫達明當時大夫通有此例故一稱季一稱仲孫也諸言仲孫者左傳皆謂之孟孫又稱孟氏他書皆然白虎通云適長稱伯庶長稱孟陸淳謂左傳諸國大夫有非庶而稱孟者不知何故其言齊以累桓也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赦有罪補曰累者緣坐也延及也此又申外之之義以桓不能去慶父又反受之故遂同之於齊人得爲外文也閔公爲哀姜娣之子而齊桓立之慶父弒般之罪已不復論又因慶父黨於哀姜曲相容受故以累桓之文大著其義明洛姑未盟以前桓未有功且有罪也既盟洛姑而納季子則黜慶父立僖公殺哀姜杜預以仲孫爲字夫書字卽是嘉之何以不言齊侯使若湫無君命私來覘國又何以得志此不可通也蓋時齊實有仲孫湫嘗勸齊侯務寧魯難左氏遂以爲湫實來魯强附於齊仲孫來之經謂之省難正猶隱公時魯有鄭尹氏後人强以當尹氏卒之經也大氐莊之篇左氏於齊魯事多闕略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大祖之廟因是大祭以

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補曰此本杜預唯第四句大祖之廟四字元文作祧一字依聘禮注諸侯大祖廟爲祧遷主所在之名也禘祫之說自昔聚訟文煚詳考之周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皆以喪畢之祭爲本喪畢祫則後禘喪畢禘則後祫自爾更迭行此二祭總之五年而再殷祭也何休曰禮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今案此年吉禘在五月文二年祫嘗在十月毛詩傳又言夏禘秋祫竊意遭禘年而以秋冬祭者以祫代禘遭祫年而以春夏祭者以禘代祫也祫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大廟故文二年言大事于大廟也禘者遞也諦也第也遷主既遞位因以審諦昭穆次第尊卑陳毀廟主於大廟而未毀廟新舊皆特祭故僖八年言禘于大廟此年言禘于莊公左傳又言禘于武公禘于襄公也逸禮有禘于大廟亦包羣廟專言大廟者舉大以包之猶僖八年言禘于大廟篇也別論之於傳下及僖八文二宣八昭十五定八年諸處

吉禘者不吉者也補曰公羊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案汲冢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春秋之例喪畢吉祭恆事不志志之亦不言吉猶當立者不言立當以者不言以故言吉知不吉明未可以吉也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補曰此申上意也公羊

曰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休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于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文烝案傳言吉祭卽士虞記之吉祭也在士直曰吉祭在天子諸侯曰禘曰祫鄭君解士虞記曰當四時之祭月則祭左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賈逵服虔解之曰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說有禘無祫非也鄭君解詩元鳥大宗伯王制及作魯禮禘祫志皆曰魯禮禘祫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說閔行春禘又先行祫亦非也何休解公羊曰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說論祭年不論祭月又非也今以爲再期中月祥禫之後春夏遭祭則禘秋冬遭祭則祫得其實也禘祫之異則孔穎達詩周頌正義申鄭說云祫則合聚祭之禘則各就其廟是也此不言吉禘于大廟舉大以包而言于莊公者言莊公則祭大廟可知言大廟則莊喪未畢嫌不祭莊據文自明故傳不釋也何休曰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不當何氏之意禘祭亦合未毀廟主於大廟與祫同禮而莊

主未當入大廟今閔既禘大廟又禘新宮何氏不知禘祫之異非也公羊又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休曰時閔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又曰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休曰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杜預別爲一解以是時廟之遠主未遷莊主未入廟故謂別立廟則非後日之莊宮故不得稱宮杜氏非也公不忍稱宮與西宮新宮不言謚同意公羊又曰吉禘于莊公卽莊公也公羊是也莊宮以在三年中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賈逵說此經曰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後漢書張純奏曰禘之爲言諦諦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說文曰禘諦祭也段玉裁注曰諦者審諦昭穆恐有如夏父弗忌之逆祀亂昭穆者故於禘時審諦而定之天子諸侯之禮兄弟或相爲後諸父諸子或相爲後者與所後者爲昭穆不與族人同昭穆故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諸侯皆有禘祫二祭趙鵬飛嘗論之劉向五經通義言天子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自前漢梁家說已如此而明堂位言成王命魯禘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大嘗者卽祫二文並爲特賜魯者謂特賜

以天子之禮樂也故左傳晉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孔子言魯禘非禮論語言禘自既灌吾不欲觀或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又言知其說者之於天下明以魯有王禮爲異也左傳例曰烝嘗禘於廟僖八年傳曰禘而致哀姜五經異義曰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漢書劉歆引國語歲貢終王以爲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又襄十六年冬晉人辭於魯曰寡君未禘祀杜謂三年喪畢之吉祭是左傳及傳說有吉禘無吉祫也劉歆賈逵之徒皆云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是也禘與祫斷非一祭鄭眾說周禮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其文諸儒既以喪畢之三年推諸自後之三年又知祫必不可廢而彌縫之也致新死者之言起於致哀姜之誤禘祫爲一與其舊說所亦與此經及他傳禘羣廟之文不合禘祫者又相乖戾歲祫終禘亦非國語本文明其說云歲祫終禘者又相乖戾歲祫終禘亦非國語本文明其說皆不可用也晉平公禘祀一文似可爲喪畢專行禘之證其實有禘必有祫但無文以見之耳文二年之祭傳及公羊皆以禘祫爲吉祫而左傳晉荀偃士匄言魯禘樂及論語明堂位禮運皆言魯禘不言祫者皆是舉禘以該祫唯祭統則備言之

爲禘其文在時享之上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釋之曰言壹禘壹祫也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劉向說苑許慎異義說文春秋說並有其文而劉氏作五經通義及張純引禮說並言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異義謹案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據禮識殷之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說是也周語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君說周語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楚語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荀子說湯武之制與周語文同而先儒說周語多以終王爲終禘故許氏因疑其爲先王之禮謂其不始於周也許此說亦是也五歲禘爲殷禘三歲禘爲終禘吉禘其實本無二禮也喪終之祭不必爲禘而終禘之說可通至以歲貢爲歲祫則不可曉文二年穀梁公羊明見吉祭有祫左傳記鄭子張有殷祭即大傳大夫千祫之歲祫者是其爲說必誤矣竊意歲貢之祭謂以歲計者耳不必解爲每歲其祭則或祫或禘有遭祫年而祫則以三年喪畢之祭亦或祫或禘有遭祫年而禘者故有三年一禘之說若爲主不得謂之五年一祫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補曰慶父與哀姜弒之○撰異曰陸淳不地纂例曰丑公羊作酉案今公羊不作酉不

故也補曰重發傳者明異於桓也下有所見還從不地例者不忍地也張治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亾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非討母葬子補曰莊子所謂春秋以道名分如此類者甚微也殺慶父不見經故經惟據討母為義孫覺不達此旨遂議傳失孫氏之誤若是者多矣又案殺哀姜在明年七月左傳先敘慶父之縊次敘齊殺哀姜容此二事皆在葬閔公後劉敞以為賊未討而葬慢也賊雖卒討葬不追書此說甚有理然則傳言此者特就經中所書明其義之重者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公奔則曰何休曰凡公夫人之奔例日此月者例也有罪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文姜殺文烝案下有所見不深諱之言如邾者為後夢于夷見罪將有其末宜錄其亡故直書孫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補曰案內大夫奔曰者傳曰正之慶父罪重不正之者蓋以自此不復見郎以奔文當卒刺之文卒刺皆以不日見惡也何休曰外大夫奔例皆時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慶父弒子般閔公不書弒諱之補曰疏曰慶父前奔不言出書曰如齊為之隱諱是不絕其位之辭今不諱言出奔明是絕其位也又云慶父不復見者明弒二君罪重不宜復見故特顯之矣文烝案注既不釋傳文疏又不得傳旨傳以出為絕之者此與莊三十二年奔齊其下皆有所見彼言如此不言如是絕之不更諱也又言慶父不復見者申所以絕之之意也慶父後雖被逼縊死經為魯諱又諱季子之行誅故不復記若此處猶諱言如是使內之賊臣竟無文以顯書其罪故直書出奔以結前事與上如齊之文相對則為絕之也縊死既諱故出奔不諱不諱出奔正以起後文之諱討賊也是故慶父之死不復見即所謂諱莫如深也直書出奔則不復見其死即所謂苟有所見莫如深者也韓子言聖人之作春秋深其文辭愚謂穀梁傳亦未易讀

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補曰此亦順其立君以存魯也書來雖接公之平文見貴則亦見喜明與季子來歸同矣公羊以不名為喜之魯而喜之喜盟立僖公

也補曰季子實立僖而齊定其位齊立公爲君亦是接公矣
此盟亦前定前定之盟不日桓盟亦不日以是立君大事
故又不月據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言使不言使何也以異之
子也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
所得使也猶屈完不稱使也江熙曰魯頻弒君僖公非
正也桓公遣高傒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其使以貴
之貴其使則其主重矣補曰范注非也不以齊侯使高子者
謂既稱高子則不得以齊侯使者其臣
皆名不可名則字女叔是也惟文繫王使者又有稱子稱宰
稱公之等宰與公尊矣子是貴稱亦不得以諸侯使之爲文
今欲貴高子令與季子俱稱子故不稱齊侯使也桓三年不
以齊侯命衛侯莊二十八年不以晉侯界宋公文意皆相似也此經貴高子正以美齊桓桓
之不討慶父上有累文與此無涉以屈完例之尤非其倫也
江注謂僖公非正亦非也僖是長庶般既弒則僖爲正不正
者乃閔也閔猶周之悼王僖猶敬王矣劉敞曰公羊曰不稱
使我無君也非也僖公之盟何謂我無君盟于暨齊無君文
不沒公卽魯無君
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爲狄所滅明
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

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補曰公羊曰爲桓公諱范注
本之賈逵曰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文丞案汲冢紀年以狄
爲赤翟滅不日者深諱之於是懿公赤
戰死戴公申廬于曹而卒立其弟文公
鄭棄其師補曰不書鄭高克出奔陳者何休所謂舉棄師爲重
此全用舊史文僖十九年傳言之○撰異曰棄左氏
或作奔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
克好利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
以道危國亡師之本補曰傳言鄭伯惡其長而兼不反其衆
劉向說苑曰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
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
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
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案此解經直言
鄭也注衆將離散四字當改云衆散而歸其下又當增云高
克奔陳此事左氏公羊毛詩序皆同而毛序爲詳注全本之
高克之進舊作高克進之朱子詩序辨說曰當作之進趙汸
屬辭從之今
據乙正也

眉注坿列

第十六葉三行四行說文亦云周禮此五
句依陳壽祺校正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八終

太倉畢長慶
江山劉毓家校

穀梁補注九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九僖公亦莊公子名申閔公庶兄毋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卽位凡

僖之謚古
書多作釐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補曰疏見閔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

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者閔公庶兄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補曰疏曰邢滅并不皆非也次救例俱時不連上正月○撰異曰曹師板本左氏作曹伯誤唐石經亦作曹師說文品部引春秋傳次于嵒北从品相連讀與聶同段玉裁以爲此左氏經傳之古文後人以其同音易其字如槩麋之改築郿救不言次據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次言次非救也

次止也救赴急之意今方停止故知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補曰遂申也成也如其意而申成之故曰救所謂春秋以爲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是也莊公次成人之美杜預蘇轍以爲耶次成亦有救紀救鄆之意而謂之不能救則直言次不言救不得遂其意也叔孫豹次雍渝亦是不能救晉而先言救後言次者以豹是魯臣臣不可廢君命故先言救爲通君命之辭又與此遂其意者異也是齊侯與怪其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據經書齊師補曰問經文何用見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君將稱君卿將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補曰前言曹無師明小國無大夫又無師也小國無師者國勢削弱雖本得有一軍之制而當時以爲不成軍也楚言楚無大夫明亦無師矣禮伯子男皆一軍說見襄十一年不說宋公者從可知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補曰此猶莊二十八年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其言齊侯也救不及事不足稱揚補曰注本公羊非也公羊曰救不及事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公羊以邢已亡滅故謂之不及事非傳意也傳言不足稱揚者即指言次文言次非救故不足稱揚不謂其無及下城邢純爲美辭此加非救之文而後遂其意明但愈於鄆成雍渝不及諸直言救之善與下各自見義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辟狄難夷儀邢地○撰異曰夷公羊作陳案夷陳聲轉義通矢雉尸夷諸字皆訓陳陸淳所見穀梁亦作陳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彼爲遷之者發此正解遷也公羊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其地邢復見也** 非若宋人遷徂滅不復見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存亡國補曰向往也或作鄉其正字作嚮皆同是往之師實非改事何休所謂桓公徂留城之故當言遂言遂則不須重舉三師矣上以不足乎揚變爵稱師此重舉則已揚之故得以美爲義也春秋譏益城唯夷儀楚丘緣陵或遷或封理合得城昔齊去薄姑而遷臨菑王命城之毛詩傳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是其類晉城杞亦是遷國城成周則王者遷都之事也左傳例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

禮
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哀姜補曰莊公夫人杜預曰夷魯地注在上年傳范遂遺之公羊以爲齊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補曰變於君也

齊人以歸補曰齊稱人者既諱之若其以喪歸則從卑者之常文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夫人薨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泰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微旨見矣其以歸薨之也以歸然後殺之補曰如傳言則夷爲齊地是歟

楚人伐鄭補曰疏曰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荆蠻漸自通於諸夏國轉强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何休云稱楚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之使若中國穀梁無交同文烝案李光地曰將有齊桓膺懲之事不得復舉州其說亦可存也楚皆以稱人爲常不直以國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補曰何休曰與邾婁有號也○撰異曰攟一本作打徐彦曰打字左氏作檉亦有作打字公羊作打徐彦曰打字左氏作檉亦有作打字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補曰邾稱師以我之敗之舉其重者與升陘異也凡敗皆稱師燕邾莒頓胡沈許皆有師惟徐狄吳以國舉衛言人楚言曾則變例也疏曰何休云公恐邾人以夫人與齊故敗之未知范意然不○撰異曰偃一本作堰公羊作纓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小國與齊宋異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麗魯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主善以內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曰麗左氏作酈公羊作犖挐公羊一本作茹莒無大夫補曰明與曹同也舉曹莒則邾滕以下可知昭十四年又言曹莒之異其曰莒挐何也據非大夫不書其曰莒挐何也據非大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獲者不與之辭主善以內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獲長狄補曰疏曰內不言獲乃是常例至於長狄則異於餘宜書獲以表功而彼文略之由重傷故不言獲據文十一年叔

故也此注據以爲證者取
烝案注是疏非也說見敗
或專是經例歟
此唯施於兵獲惡公子之紿紿欺紿也補曰公子下紿者奈
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補曰戰有甲
屏左右而相搏補曰屏除搏手搏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
搏漢有卞射武戲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公
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補曰刀名見廣
作寶力見
顏氏家訓公子友以殺之補曰明此獲乃殺也公
羊曰大夫生死皆曰獲然則何以
惡乎紿也據得
勝也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
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
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
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
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補曰棄師之道者言潛刃相紿將棄師
不用也傳謂戰畢乃相搏耳江熙之疑非也疏曰若季子無
輕鬬之事經不應書獲以惡之經傳文符而江熙妄難范引
其說非也○春秋記事不
所不論言之委悉更無從見而自此傳以後則稍稍詳矣公

羊晚出掇拾較多左傳事言並記乃是史家之學掛
始之體劉知幾所謂左氏漢書二家後來祖述者也

于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
之也二子子般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必於其重
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孫復曰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
故貶之於此著其罪兼惡臣子文烝案貶不言姜猶言氏者
見莊元
年注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補曰疏曰夫人於齊桓非
是姑姊卽是妹姪齊桓討
得其罪疏而遠之託言同姓文烝案疏說皆非也姑姊妹姪
卽是同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爲爲齊桓諱非桓託言
也言討得其罪又非或說意也此於正說後別爲一說謂經
所以不言姜者不主於貶夫人而主於爲齊桓諱其義甚明
姜本齊姓沒不言則爲諱矣上文齊殺哀姜傳不論其是非
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
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但言桓公召而縊殺之
而漢書鄒陽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
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
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誅
以爲過也鄒論季子事皆本公羊文則其論殺哀姜事亦必
用公羊家舊說而如外戚傳解光言春秋予齊桓何休言不

阿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鄒所引孔子語出論語法當作正正之古文作金正上誤增遂成法字此訓正誦爲經權謂齊桓專守正經不能行權誦以免其過也蓋齊魯諸論語家說謂齊桓長於經而短於權晉文長於權而短於經與馬鄭注異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補曰月者別於內城此何休意也楚丘者何衛邑也補曰重發傳者起下也衛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則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也漕邑亦相近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據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國也封衛也閔二年狄入衛遂滅城注當云閔二年狄滅衛邢杞異衛已滅城以封之補曰國於楚丘故言邢杞異衛已滅城以封之耳故傳與左傳皆止有封衛之文不言封邢封杞也齊桓存三亾國雖統邢衛杞言之其實邢杞與衛小不同公羊於邢杞亦言已滅亦以爲齊所封此桓譚所謂彌離其本事者矣國語則其言封邢管子言封邢封杞呂氏春秋言立邢悉不可據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補曰劉敞據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以爲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後營宮室魯人後期以徙居而後建城市而後營宮室則國已建城市而後衛必先徙居而後建城市矣

正月會城不得云衛未遷文丞案劉說皆非也詩序雖兼言城市而詩但言作宮室則或城與宮室並作無妨十二月始事正月以後畢功春秋豈必以始事書哉書城既不獨指魯而謂營宮室必在遷後尤臆且固詩序必先言徙居者乃文勢之便劉氏善讀書無容不知也其不言衛之遷爲何也據元年邢遷于夷儀言遷也不與齊侯專封也補曰前有入衛文言城又言遷則封衛之事太明疑若與其專封矣孟子述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雖告王猶爲專其言城之者直言城專辭也補曰謂專封之專異專辭猶言內辭諸侯共城之文若魯獨城然戍陳傳曰內辭歸粟于蔡傳亦曰專辭所以爲專辭者歸粟傳曰義邇也李光地曰古之侯伯有存亾繼絕急病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義脩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丘戍陳戍鄭虎牢歸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衛入於狄矣虎牢不戍鄭入于楚矣戍陳粟蔡皆公舉也故皆以公辭也文丞案穀梁言專辭內辭者謂其辭如此就使魯不在列亦得爲此辭以其是諸侯公舉春秋引而近之同諸內事故曰義邇也專辭即李氏所謂公辭但所從言之異耳晉城杞城成周扶危定傾故列序其人以著其美此則國已滅而城以封之其美尤大故從專辭例也邢固未滅而城邢之文上有所蒙無庸列序其列序則爲變文明較杞與成周

殲美也城緣陵不劣於城杞城成周亦當列序而不序者與城那以盛衰相對其立文又與此相對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補曰王引之曰下不得而衍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衛補曰以專辭書城是通其仁不書衛遷是斷以義劉敞所謂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得傳旨矣凡專辭皆爲義事故曰義而不與言各有當也陸賈新語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檢傳無此文當是後學者說傳此條之語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二十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此類蓋出其中歟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義者謂宜以爲一言家云義者謂各處其宜鄭君能斷時宜意同程朱而言尤約也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體補曰傳引古語足上意也注解道字未盡其理荀子曰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

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然則道者仁義禮之合故仁不勝道抑又論之否又非所計也夫義所不得不爲矣衛既滅矣設以聖人而爲齊桓則謂之專封在聖人則爲道亦論其心而已矣孟子曰五霸者摟諸侯以伐罪正猶以專封爲非義然而湯伐葛文王伐崇伐密豈有桀紂之命哉又如伊尹放大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封爲非義又必曰仁不勝道而後其說乃盡孟子以摟伐爲罪他日又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也小補之也而後其說乃盡以論語夫子之言求之管仲之力不論事之明文也傳以專到今受賜言仁也管仲之器小哉言道也孫綽解器小曰功有餘而德不足是孟子德力之說小補之義也○愚於傳此句思之甚深夫君子之惡惡也有所謂誅意者矣君子之善善也未嘗苛求其心也事善則善之猶曰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夫何以其志爲哉桓公管仲之功著乎天下春秋方通其仁則夫聖人之道固所未暇論耳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程子易傳序亦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是故仁不勝道不可不察也讀管子之書質實而詳密伊管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慮夫王者之道之不行

也讀墨子之書閎肆而深奇儒墨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懼夫孔子之道之不著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撰異曰夏左氏作下陸淳曰據上陽下陽俱號邑都左氏爲是文丞案漢爲大陽縣夏永言之大同義江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補曰下所謂塞邑虞無師補曰疏言師曹言師者明其是君虞言師者表其先晉以其言師不同各舉備文耳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之序其先晉何也師上貴賤據小不爲主乎滅夏陽也補曰虞主兵也凡先大是主兵傳於此見例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虞仲之後虢號叔之後西虢國胡安國曰滅夏陽而虞虢舉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矣補曰疏引徐邈云舉猶拔也案高誘戰國策注曰舉得也又曰拔也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補曰虞不應不知塞邑之不可滅必不反出兵助晉何得有主兵之文也五年傳曰虞虢之相救晉獻公

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補曰乘四馬也公羊曰垂棘之白璧何休曰白爲美凌廷堪曰呂氏春秋曰玉以尚白爲美凌廷堪曰呂氏而伐虢是謂晉人聘虞行享禮時東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也聘禮曰賓揚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閒猶代也晉地多馬故聘禮享庭實用皮而晉代以馬也文丞案呂氏春秋不言聘凌說似是而非此專爲借道非聘也聘享用璧而有庭實自是常禮又未有不受者下言小國所以事大國言幣重不便又言不借吾道不敢受吾幣其非享禮明矣借道之事依聘禮文但用束帛許而後受幣故下云然也伐虢必過虞故借道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廄也補曰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外廄可并得故言猶外府外廄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

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之也補曰不使受而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懧懧弱又少長於君則君輕之補曰杜預曰親耳則愚者不悟懧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而狎之必輕其言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慮在一國之後補曰王引之曰之後二字衍文

葢後人增之不可通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此中知以下也補曰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補曰中知猶論語中人也呂氏春秋曰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虞公貪而好寶矣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虞虢公羊則曰虞公貪而好寶矣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

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補曰此稱虞公者皆同斯例固非其爵爲公亦不因春秋所書矣又國語管子言晉公秦公燕公吳公魯公晏子春秋言齊公魯公是凡

諸侯皆得通稱遂受其幣而借之道補曰如上所述晉之滅夏陽虞未出兵與公羊同與左傳異實爲之是虞主兵也據傳虞實序引汲冢紀年正與左同似皆非宮之奇諫曰補曰王念孫曰此諫字衍文葢因上諫字而衍下云云者退而私論也文烝案弗聽之後無妨復諫脣亡一句左氏公羊皆爲諫辭王說未是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語諺言也補曰范依左氏也公羊以爲記挈其妻子以奔曹補曰宮之奇再諫而奔左傳在後五年再借道時又不云奔何國國語云適西山高誘戰國策注以爲適秦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補曰五年當依公羊爲四年字之誤疏以爲僖五年非也左傳以爲再借道而滅虢還師滅虞此以滅夏陽爲亡虢者或以後之滅虢實由此之滅夏陽後旋即滅虢之都與公羊郭君在夏陽之意雖異而與其言取郭則同皆與左傳異也水經注引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於虢都彼書雖出後人追脩亦由滅虢之說當時相承故也經無滅虢文者重夏陽故但舉滅夏陽爲重舊史當備文矣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補曰荀息戲言也戰國策謂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

伐虢者以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觀魏人之言知春秋此等之文其義著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宋地補曰王夫之曰衛地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毋丘即此○撰異曰公羊作貫澤下九年傳曰貫澤之會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補曰二國聞會自江至本不與結期江人黃人者遠之辭也補曰以遠國辭稱人實是其君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補曰舉此四國爲偏至之辭疏曰何休云時實皆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偏至之辭事或然矣魯不至故不書或以爲魯公亦在舉大以包之文柔案不至者不獨晉楚如弦如虞號蓋皆不至也不書公者蹟言舉大以包是也江黃不期而至者皆不期而至者此即此盟之諸侯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補曰注解勤字非也音義曰勤廖氏音覲後年同集韻去聲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廖氏說王念孫曰廖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傳亦言勤雨又言閔雨言喜雨閔雨皆憂之甚轉之則爲喜明勤雨閔雨皆爲憂雨也文二年傳言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若以爲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古謂憂爲勤問喪曰服勤三年呂氏春秋曰勤天子之難毛詩序曰憂勤也文烝案注既不知勤之爲憂又直以書不雨爲說亦非也僖以每首月輒書不雨爲說亦非也僖所以爲勤雨者正以一月不雨即憂勤之春秋三以首月書不加自文使後之讀者以文公之經比類相較則僖之勤雨自見故傳於此三不雨分釋之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總釋者即承分釋之文足成其意也十月不雨不嫌十一月十二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之文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補曰不嫌二月三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也復發傳者此已隔年嫌不與上不雨爲一事故發以同之此既連上則下四月亦承此可知故下傳省勤雨文

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爲災補曰此本杜有傳例曰三字言作曰一時不雨書首月不雨之文相違非傳義傳以經美僖公故不以歷時書而一時輒書繫諸首月明其一月不雨即

有勤心因下明書雨月則不嫌五月雨又不嫌旱竟夏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言不雨民愛民之至閔憂也補曰閔之爲憂謂憂民閔者勤之至也此合三不雨總釋之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春秋以其閔雨爲有志乎民不與文同也左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雨旱不爲災也公羊亦爲記異而三冬不雨各爲一事非也

徐人取舒補曰徐夷且僭與楚吳越同直以國舉乃其匿文敗婁林伐莒是也進稱人者案左傳齊桓娶於徐是時徐實附齊故從中國例伐英氏亦同也孔廣森曰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遂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案此略同林之奇趙鵬飛家鉉翁李廉說○撰異曰舒王偏邑部引作郤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疏曰書者明僖公得雨則心喜是於民情深文烝案不雨不言所至之月則此必言雨杜預謂示旱不竟夏是也但上既見閔則此足見喜春秋以其喜爲有志乎民矣常例周六月龍見而雩雖雨不志傳上年言仁不勝道記事不必論心而足以見心者也上冬至此言勤言閔言喜記事本以見心而定以論心者也凡人事皆人心之所爲也全經記事全傳解經以是求之○莊之季年歲荒民貧財殫力竭重以哀姜慶父之亂魯幾不國矣僖承其敝有恤民之心卒成中興頌聲以作君子於此深致美焉公羊家說謂其遇旱改政躬節儉開女謁放讒佞理冤獄誅稅民受貨者退舍南郊避雨立應或其言有所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者也所謂衣裳之會補曰委貌周禮曰委貌周禮又謂吉冠用黑繒爲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鄭眾注曰衣有褒裳之制端元冠也端元者玄端之服搢插也笏以記事之冠升元端者元冠之服陳奐曰周禮又謂者爲端是端者不連裳之稱對朝服言之也朝服亦元冠服而連衣裳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特牲饋食記曰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元端衣皆元而裳有元黃褚三等之異朝服皆不言裳明其衣裳不殊全似深衣爲袍制不與元端同矣朝服布十五升其類乎元端者一元衣一緇衣也其異於深衣者一緇元衣有韠一白布爲衣又無韠也文烝案陳說是也續漢志注引戴聖說朝服布上素下與鄭君同疑有誤矣任大椿引通典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益因

當時說禮家皆謂朝服如深衣袍制故遂以爲天子之朝服史稱賜阜袍又稱三老五更服絺紵大袍單衣皁緣其以皁者猶沿古緇衣之制也王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諸侯天下諸侯於陽穀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也國語管子皆曰大朝諸侯須盟誓文烝案論語稱管仲相桓公補曰疏曰諭曉也言不須盟誓當爲辭據左傳齊侯爲陽穀之一匡天下漢書注謂陽穀之會天下從令據疏是鄭君說也又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傳語在穀梁外傳穀梁章句

中

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傳例曰莅位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補曰注引例後二句昭七年傳文也二盟字當爲辭據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則知會陽穀公亦與杜預注非也公與會陽穀則貫可知○撰異曰此季字衍文左氏公羊皆無季字莅者位莅左氏作涖後皆同此說文莅涖皆埭之假借字莅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補曰爾雅曰臨涖視也郭璞曰察視廣雅曰位莅也其不日前定也補曰與來盟同也前定之盟不日此又不月者凡盟當日故前定則月而已齊桓盟本不日故友往莅盟又不月以異之乃與柯侵陵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例高子來盟一例補曰疏曰舊解此傳是外內之通例不據此一文而已不言及者以國與之謂若外國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舉外來爲文不言及者欲見以國與之也故舉國爲主即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此公子季友如齊莅盟是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謂不言來盟之類經雖言及而不書魯之主名者亦見舉國與之即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是也不言外及者經無故也廖信徐邈並據當文解之理亦通也但據成三年傳注則宜從舊說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傳例曰侵時而此月葢爲潰補曰舊史潰皆具日君子略之從月例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也公羊曰君臣不和而自潰散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也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左傳例曰凡民逃其上曰潰杜預曰潰衆散流移如積水侵淺事也補曰疏曰侵者拘人民而謂之潰自壞之象也侵淺之淺者對伐爲淺也又傳云不分其民是拘之而不取亦是淺之義傳本意言桓公不深暴於蔡纔侵之而卽潰故因發淺例左氏無鍾鼓曰侵傳或

當然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責得其罪故裁侵而潰與伐沈伐莒異也夫古者民之於上也或不能欺或不忍欺或不敢欺民既不欺臣亦可知臣民同力何有於潰況侵事之淺乎凡潰不以諸侯蔡舉潰爲惡蔡錄明沈莒亦同也劉向說苑曰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彰不能識不教之卒不土其地補曰傳曰則樾曰土讀爲度周禮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鄭君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典瑞封國則以土地鄭曰土地猶度地也不分其民補曰不俘取之而不誦指謂伐楚此侵蔡亦益視凡侵尤輕明正也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

遂伐楚次于陘楚疆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陘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公羊以爲侯屈完盟因莊八年次郎有侯文故云爾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是用兵又是霸者齊桓用兵自滅遂以來若非自將則無大衆其用諸侯之師嫌異故也時本爲伐楚故侵蔡耳無過二國者今乃大舉侵蔡則知伐楚爲本謀葉夢得辯左

傳蔡姬事而戰國策游騰謂楚王以爲桓公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韓非書詳其事史記亦用之皆謬妄次止也補曰疏曰次有二種有所畏而止也有非所畏之次即齊師宋師次于郎傳曰畏我是也有非所畏之次即此次于陘傳直曰次止也是也文丞案此次非畏故重發傳謝湜曰書次陘善其不以攻戰爲事其說得之管子曰至善不戰吳澂引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夏許男新臣卒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補曰案不日者從曹伯廬曹伯負芻杞伯成之例明新臣實卒于師也注言卒于楚故不日是以許男甯蔡侯東國爲比非也傳明言死於師矣說詳成十三年但不日則當月今時而不月與蔡侯肸等同者此處方盛美齊桓七國之君咸被褒錄無嫌於惡之則書時猶書月大氐春秋之文多從簡質○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新公羊作辛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補曰閔公羊作辛案今公羊不作辛內也或書地名或書其國或書師會皆地也

死於師何爲不地據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地補曰此地即謂師書于師則地矣注據黑臀非也當云據曹伯廬曹伯負芻內桓師也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

雖卒於外與在其國同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桓以其服義陵楚地補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爲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召婁傳曰爰婁在師之外明召陵亦在師之外矣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杜預言退舍范所本也師行一舍三十里李廉曰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平王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文烝案今許州郾城縣東即其地桓盟不日此又不月者夷狄受盟與常盟異故略其月以異之楚無大夫本非徵國後削小莒是東夷本徵國楚則蠻夷大國僭號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文烝案曹莒等無命大夫者其君亦本有命卿而春秋黜之也其例實止有二等君本有命卿而春秋黜之也其例實止有二等皆不須以不命於天子爲說無大夫無師皆同意其曰屈完何也補曰略名之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尊齊桓不欲當言楚完

補曰不氏則從曹莒直名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邵曰齊桓令與卑者盟之例是列國卑者之文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師完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以安竟內功皆在完故不言使補曰權在屈完猶言權在祭仲注言權事之宜非傳之權字也以義卻齊者依左傳也左傳屈完別自有言不如下所云下所云不爲完語又在次陘前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無自專之道補曰君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重其宗中國歸有道若屈完者亦變之正歟補曰此解經上盟字言來盟者從內辭也內桓師故言來來者何內桓師也來者前定之例美其事而異之也不言于師前定也補曰此解經上盟字言來盟者從使而言來先言于師而後言于召陵皆變文也若爲平文當如齊國佐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補曰注非也此解經下盟字再言盟者見得志乎桓公謂桓公得志也公羊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案公羊言師在召陵非也其以再言盟爲喜則是也何休言屈完來陘退次召陵所以補正傳說又引春秋緯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鳴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繁露亦有其語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美齊服楚美晉定鄭也黃震述其師說曰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與盧仝同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得志則桓注非也經見桓公之得志以此盟乃時人所謂不得志也故曰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

矣桓爲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補曰案傳下云我將問諸江非令齊問也注誤依左傳文又此句與下屈完語不相屬注亦誤會國語賈逵注曰僅猶言纔能也韋昭曰猶劣也經意以爲桓公退盟召陵不窮兵力以不得志爲得志其文其義乃著楊子法言曰周康之劣能如此耳美其事復其文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緝而舂秋美郤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孝文詔曰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此得名陵之意賈誼謂帝不能爲齊桓過也

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

補曰杜預曰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案齊以爲楚罪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補曰書禹貢荊州之貢苞匭菁茅郤此也鄭君曰菁茅茅之爲異未審今案史記封禪書管仲謂桓公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水經注引晉書地道志云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酒二者其此茅乎菁者蓋言菁菁然盛也左傳言包茅縮酒周禮鄭興注曰茜讀爲縮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浚者說文抒也廣雅溼也鄭君曰縮酒沸酒也又曰以茅縮去滓也不祭謂不以菁茅祭

屈完之言故退于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民有見之者不此不服罪之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爾補曰漢水入江言將問江神注非也傳因盟事并記桓公屈完語得志之僅亦其一驗非以此便爲僅也注都未了○蘇轍曰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眾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家鉉翁曰蘇氏立論平實得桓文之用心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濤塗陳大夫補曰不月則濤塗亦有罪何休以爲執例時○撰異曰袁左氏作轅段玉裁曰左氏音義袁本多作轅陳之袁氏或作轅他書又作轅乃俗人以轅袁互易也文丞案李繪謂袁狎語以爲黃帝十二姓內有轅當從車旁而今國語誤爲儇遂定陳大夫氏爲轅袁氏爲公族乃嬀姓無關黃帝姓也

齊人者齊侯也補曰文承上盟定明其爲齊侯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敬客由其人之何也於是哆

客之不先敬主人哆然眾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所謂以萬物爲心也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與其執者詹奔在齊因執之補曰疏曰左氏公羊皆以爲濤塗誤軍道傳與注無是言則以濤塗不敬齊命故執之陳人有不服之意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萬物爲心莊子文文烝案注疏皆失傳惴哆然外齊侯者謂經意哆然外之故稱人也經所以外之者蹝國而執其大夫以爲不正此桓十一年之例也濤塗之見執當依左傳所載齊侯初從濤塗之請師出東方後因鄭申侯言仍由陳鄭閒出遂執濤塗濤塗從陳侯在師時已至陳地齊侯執之於陳故謂之蹝國而執是聖門相承說經語也至於陳有不服之心觀下一伐一侵固亦可見而濤塗之請乃其實迹公羊以爲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其說亦可用也上文內桓師此文外齊侯義各有當是之謂萬物爲心鄭玉所云功過不相掩也疏解哆然字亦非也哆然者離外之意爾雅曰詻離也詻卽哆字荀子曰有侈離之德侈亦卽哆字高郵王氏父子說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補曰左傳討不忠也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補曰內師魯師也此當言內卑者而言內師便文也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鄆正與此同傳特於此言內師者疏曰文承齊人執濤塗下恐非魯及故也吳澂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以其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文燕案此亦所謂南伐以魯爲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補曰月者似爲下葬然曹宣許靈葬皆不月何休曰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何注二或作三誤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補曰偶者相當敵言後事不小於先事也後不小則後爲大此爲常例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補曰後小則先大此爲變例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鄭君曰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補曰鄭言會大伐小非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後伐當以伐爲大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伐尤大也定四年侵楚盟召陵則以會爲大矣書序稱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其下云成王歸自奄以踐奄爲大也又稱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嚳其下云湯歸自夏以勝夏爲大也汪克寬引以證春秋得之又此傳特明統例耳桓之盟會皆不致固不謂召陵有書至之義

葬許穆公○撰異曰穆公羊作繆後諡皆同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惡之故謹而月之然則凡侵而月者皆惡之補曰三國伐七國又侵故惡之也公孫茲公子牙子叔孫戴伯也自陽處父以前稱人者皆是師少不必將卑魯以貴卿帥師外亦將尊可知仍七國獨魯用大衆恐非事情蓋齊桓節制之兵獨不用衆宋以下雖或用衆既序齊後從而稱人耳○撰異曰茲公羊作慈後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補曰殺世子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斥指斥補曰目見也惡晉侯者公羊云甚之是也與殺母弟例時

謝湜曰滅國本而君道絕滅天性而父道絕

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此專釋來也重發傳

者內女未有明文又嫌外孫當朝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補曰使其子伉諸侯之禮者乃伯姬之志書來已見非正又書朝其子是所以譏伯姬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凱曰不能刑于寡妻補曰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補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言又譏杞伯也諸侯相見曰朝以處待非正也補曰直書朝明魯以處待杞伯之禮待之又譏內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五年則子幼可知

夏公孫茲如牟補曰言如者聘也後皆同左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說見莊二十七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惠之世子名鄭後立爲襄王首戴衛地補曰王世子不名者別於諸侯之世子與羣王子從大夫以上不名例也王室事自王人救衛後一志王姬歸齊至此乃見王世子○撰異曰戴左氏作止下同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補曰會者外爲主之文此時王世子爲主當如王人宰周公等冠齊侯上而已今書公及齊侯從尊卑內外之常文而移會王世子文殊之於下明不欲與諸侯列數是所以尊之此蓋君子改舊史以明義會又會及以及皆同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補曰貳副也國

語曰貳若體焉上貳代舉下貳代履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也天下也補曰公羊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韓嬰詩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何休曰省文從可知文烝案魯大夫與他國序再出名氏公不再出者趙匡曰卿恐涉他臣公則無二也今以爲君臣相變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補曰據同盟新城之屬不重舉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補曰諸侯能尊王世子經因其尊而尊之傳於會言春秋尊之於盟言諸侯尊王世子其實此會此盟皆是諸侯能尊王世子而經因爲尊文以示義皆善桓也盧仝曰此春秋尊周之微意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補曰中上意

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補曰朝者朝京師也王世子出會足見桓不能朝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邈云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

貌也字亦作傀荀子書塊傀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桓之位也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古者世子不出會

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補曰經爲尊文善桓明矣故因以問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補曰謂桓得變之正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補曰享獻也不貢獻不朝覲

桓控大國補曰控引也扶小國補曰扶佐也統諸侯佐謂手相助統謂總也雖不能以諸侯朝京師亦不敢如晉文致天王而朝之呂祖謙論受賂請隧等事以爲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見管仲舅犯之優劣

尊王世子于首戴補曰由其不敢致天王故尊之於會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子而尊之以尊王也言

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補曰世子銜王命而來會自尊亦卽以尊王命

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桓與上同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尊則天王尊故可受也自桓諸侯也以下通

論會盟之善左傳曰謀寧周也服杜皆以爲王將廢世子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之以定其位於此傳未能相通或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明其爲變之正不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爲是會能假義是盟能假信引經解曰義與信伯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位之說深爲可疑只當從穀梁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世教

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專已背眾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補曰公羊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眾也范本之言不盟則知上諸侯無鄭伯劉敞曰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猶沙隨平仄等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然而不然之例悉案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是楚滅嫌異也又此奔蒙上月而滅在時例與黃襲江六同皆夷狄之微國也故重發傳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諫之口不圖社稷之危故晉命行于虞使下執上虞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補曰晉滅同姓不譏者惠士奇曰夏陽之滅以虞爲主至此滅虞變文言執所以末滅晉之罪而獨罪虞也不言滅故亦不得稱名

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文悉案此滅宜月不言滅故亦不月

晉也 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補曰疏曰舊解云執人例不書地此云不地縕於晉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地理可明故也若晉會諸侯于澶梁執莒子邾子于楚合諸侯于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在會可知故不假言地至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亦是就國可知也經若書晉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不書滅虞卽不舉滅國之地不謂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虞已屬晉故不得言之也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謂不書執虞公于虞也縕於晉謂虞已包裹屬晉故不得言也理亦通耳

其曰公何也 據十九年朱人執滕子嬰齊不言公猶

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臣民執其君故稱公江熙曰春秋有州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夏陽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公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生死齊稱春秋所賤補曰左傳鄭莊公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此告許大夫百里之辭從其所稱以爲稱是臣民稱公之驗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復本曰公明常稱皆曰公也春秋內君則稱公外稱公者自宋以外皆以配謚故曰生死齊稱春秋所賤也疏曰州

公本無舍國之事郭公不見盜歸之文今江爲此說而范不難者以州公舍國左氏有文郭公棄位適曹卽是盜之狀幾儀吉曰注盜字疑當作逃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補曰據臣出其君以自出爲文況虞實不執君耶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服于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補曰晉命既行可以使虞執之故晉執而從虞民言皆稱也編以國言命行以民言指滅夏陽但言民則臣兼之

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曰亾虢而明日亾虞矣言明日喻其速補曰此又明虞借晉道一事君子所甚惡也前則主兵此則不言滅又稱公所以大著其義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亾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於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亾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交泰案傳不釋稱人義者凡諸侯稱人以執諸侯皆是眾辭皆是與其執有罪與稱爵斥執者相對爲文傳於後既明稱爵斥執之非則稱人義自足見故稱諸人悉略之也諸侯執大夫皆稱人無稱爵者改或爲貶之外之或爲眾辭以其執有罪而與之文同義異而傳亦隨事備文執諸侯則有稱爵稱人二例既以稱爵當彼貶之外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

第五葉十九行 墨子義字皆作羛从非古文我也王引之據周晉姜鼎銘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九終

太倉畢長慶
吳縣潘介祉校